原富

原富部乙目錄

南洋公學

原富部乙

英倫斯密亞丹原本

侯官嚴復幾道翻譯

引論

民群肇合。無所用於積貯。積貯者。先事而事。分功交易所待而後行者也。今其民日暮之急。所欲甚微。日用所需。皆仰於一己。衣食則獵鮮而皮服。宮居則復穴廬幕倚樹。率雖無事於交易。無待於分功。則亦無用其積貯矣。是故初民無積貯。

降而通功易事之俗興。民乃知生事之資。於一己者至寡。而仰於儕偶者至多。於是或即物相貿。而爲交易。或取用易中。而爲售沽。然是不可以驟至也。必已有其物。而後行。欲已有其物。必有所業。欲有所業。其治業之際。必有以養其身力者。非有前積烏以養乎。且其業繁則所以飭材庀器者。其事亦至纖悉。方其業之未卒。其物之未售。皆有待於積貯之日也。故曰積貯。先事而事。否則事無由立。而通功易事之俗。雖

至今不興可也

積貯分功二者相爲用切而相爲始微非積貯無以爲分功亦自有分功而積貯乃富積者益厚分者益繁矣作者之人數不必加多乎而功分則爲之自疾而需材必多所操者簡新機將出其爲之愈疾其需材愈多故功既分欲勞民之無棄時而曠業者非積貯甚富不能也廩食之費即不必增其物材之所需者兼矣況功分利廣食指必加也哉蓋食工斂材二費視分功之疏密而並進矣故曰相爲用切然亦食指多而後分功密故曰相爲始微

案人群以分功之事莫先於分治人與治於人者故積貯既興則或眾之以勤事或用之以督功不如是則事不舉然則謂有積貯而後有分功可謂有積貯而分功自生不可蓋見西人經營海外新墾地往往人工未集所挾貲財坐食立盡則莫相督之故也故國無論古今但使未貿之地過多田價甚賤則其勢不能用庸工欲地利之出而興分功之制者非用奴工不可五洲諸國其始莫不有奴而南北

美洲掠賣黑奴之禁至十九稘中葉而始效中國僮奴之制降及元明不禁漸寡至於　國朝不少概見蓋生齒日蕃其法無所利則其俗不待禁而自去也

爲疾必由積貯之多亦積貯既多而爲之自疾蓋發貯食功之家莫不欲循最善之程出最多之貨功之可分者莫不分機之宜庀者莫不庀而其爲是之量自視其發貯之厚薄與所屈手指之多寡以爲程故國之富者其工業必殷

案積貯既多爲之自疾其言稍過說見前案

以上所言聯資發端粗及積貯功用之大略後此所論則積貯爲物之性情與在國財之徵驗凡分五篇首言積貯之所爲分次究一國見財之體用次言財利生耗之大原次指貣貸相通之公理而以母財異用之效終焉總是五篇以翼於儲畜蓋藏之道物產生耗之端粗有發明云爾

篇一

論積貯分殊

享而有餘。庋以待需。是曰積貯。方一夫之所積甚微。數日兼旬不濟。將竭惴惴然。固守而謹用之。幸附益以時。俾勿匱。此凡小民恃手足以贍口體者。其積貲多類此。謂彼將斥之以規後利者。無是爲也。進而所積者厚。足支數月朞年。則斥其多少以規後利者。恆智之所與也。且暮之所資。固不能無以待匱。少分焉以相支持。俟新利之生足矣。是故一家之積貯。常可分爲二物。一曰母財。一曰支費。母財者。食功發業。所斥之以規後利者也。支費者。即用即享。所匱之以給旦夕者也。支費所由不外三者。畜儲之財幣。一也。隨時所附益。二也。服器儲胥。方用未艾者。三也。發貯食功。治業求贏。是謂母財。母財亦分二物。一曰常住母財。一曰循環母財。循環母財者。主於變易流轉者也。由財殖貨。由貨殖財。財復成貨。周流無滯。而後利生。方財之在橐。貨之在庾也。既常爲其一物。斯無利之可言。故必資於循環。常住母財者。主於便事益力者也。出財治田。濬澮導渠。而所收倍前。購設機器。建立行店。居以倉

譯書院印

府行以舟車有者利便無者利絀以其利在保持享用而不即毀也故曰常住生業不齊而二本相待之率因以大異行貨之商其倉府舟車不已有者其母財皆循環也若夫居肆之百工其母財則多常住者然亦視其業而有多寡之差縫紝之工所擅以售業者不逾鍼剪斗尺至微約也冠履之匠其器差精而所多有限至於織工則大遠矣大匠工師役扉傭夥常住而外循環亦多其傭工之廩餼所業之物材皆循環所用之以畜材鳩工而收利於成貨者也常住母財大者莫若大冶井人陶均之爐鞴辟洸之碓捶破山之鑽戽水之機其値動以鉅萬自縫者之鍼至於大冶井人之機器其間常住母財多寡之異等殆不可以一二數也

其在農功則倉廩田器爲常住用傭廩食爲循環夫常住循環皆以規後利而所以得之之道不同常住者以宿留而得利麗於主人者也循環者以彌施而得利離夫主人者也譬之用兵循環者所以爲戰而常住者所以爲守是故田畜馬牛以其言則爲常住以其食言則爲循環前以宿留後以彌施而後利出也等田畜也養之

南洋公學譯書院

不以力田而以入市。盡循環矣。不以力田。不以入市。而以其羸餘。蓄乳爲利資。又爲常住。而其菽豆其菜之屬。則循環也。至於穀種。由倉而隴。由隴復倉。可以爲循環之母歟。曰非也。其爲物未易主也。未易施也。農之所售。非其種也。售者其種之所孳生。則亦常住而已矣。蓋二者之分如此。

國之積貯。編民積貯者之積也。故亦區之而爲三物。曰支費。曰常住。曰循環。一者所以養。而二者所以生。

一曰支費。凡國民所即用即享即耗即銷者是已。其異於他貲者。曰不規後利。類而言之。若積倉儲糧。若衣裳冠履。若器械供張。若陳設玩好。久暫不同。消靡則一。即國中之居室屋廬。亦從此屬。夫居室屋廬者。國財之一大宗也。於是疑者曰。謂廬舍爲支費者。若民之營築以自居。是已。獨至搆宮室以賃人。其歲月所收之僦。皆固明明後利也。而猶不得謂爲母財者何居。曰是猶有辨。所謂宮室者。非人人所私之宮室。乃通國所有之宮室也。故雖搆以賃人。自主者之私言之。則爲母財。自一國而觀之。

則獨即享即用之支費耳不得以為母財也蓋曰母財則有所生彼僦屋之所歲納者其財必由他道若土田之租若人力之庸若母財之息出之於彼用之於此不自屋生也既無所生斯不稱母是故自通國而觀之雖閈閎壯侈觀闕崇隆於其母財不加毫末若必自一家之私者而言之則豈徒室居之大者而已將衣裳械器玩設圖書苟不自用而貸人則皆有所收利如常用之供張閒用之輿車以此貸人隨地而有究之其物皆無取於生財則同為國中支費已耳支費之靡宮室臺觀最久數百千年者有之降而械器之數十百年衣裳車馬之僅以年月肴饌酒食之盡於一餐久暫懸殊要為同物也

支費而外則皆母財母財首常住常住所與他母財異者在不必易主而利生一國之中所可指為常住母財者有四屬焉一曰機器之屬凡善事之器益力之機生財事均以得其物而生之益疾者皆此類也二曰倉屋之屬其為物與支費所屬之居室屋廬物同而用異居室屋廬雖有僦賃之利而利不從生倉廠市棧列肆行店其

僦賃費同。而用者有生財之效。則其物固與機器等耳。三曰積功。則凡繕繆脩治之費是已。譬如民有土田。斥其積財。以芟夷蘊崇。溝治培壅。使其地美有加乎前。又如國家平治道塗。剷險塡塹。開瀹河渠。用利舟車。凡此亦費用於一時。利收於他日。而其利用之永久。方之機器。爲有加。四曰能事。凡從師服習之費是已。夫民非生而巧生而習者也。固必先有其勞費。者所學所肄者其業。而工巧便習。被乎手足耳目心思之閒。而生財之功。於以益疾。其爲物與前三者。雖有虛實精粗之殊。而理無以異。故同爲常住母財也。

其次曰循環。循環者。必經轉易而後利遂者也。一國之中。所可指爲循環母財者亦有四屬焉。一曰泉幣。一國一時之見財。所資之以爲易中者也。泉幣自爲流轉矣。而百貨亦待之以周流。使散於國中。使民各得其所用享。各收其所分有者。故泉幣者。循環母財之魁首也。二曰食穀之在農。肉之在屠。牛羊鴨豬之在牧畜者。酒漿之在釀製者之家。皆必待售而後利出。三曰材。若布帛若金若木。凡工之所資者是矣。間

如工之所致。若絺綌若械器若宮廬。使其猶在織者作者業者之家。不以服處而以售沽。則皆此屬矣。四曰貨。凡民生之所仰。其物既成而未以用享。離乎工而入於商。或在通轉。或在屯聚。必其既售後利乃出。皆是物矣。是故循環母財首泉幣。而其三則農工商三民之所分致者。

案斯密氏以泉幣爲循環母財之魁首。此亦本其待彌施而後出利者言之。爲義自確。顧泉幣循環矣。而亦有其可爲常住之理者。蓋泉幣爲物。自其在人篋笥囊褚言之。不經易主。則泊然無所能生。不名之爲循環母財不可。自通國泉幣言之。則易中若干。乃流散行用之公器。所謂國中百產待之而周流僨散者。其爲用正與道塗舟車等耳。磨礱耗盡。固有其則。必賴歲月之彌補而後可相引而長。且闔法愈精。其爲常住愈著。獨至兩國通商。則又爲循環之母。是故同一泉幣也。以對待交易言之。則於母財爲循環。以一國圜法言之。則於母財爲常住。且使合宇內之所有言之。將愈爲後物。而非爲前物矣。在樹則爲寄生。在盆下則爲獲數物因

不可執一以求也竊謂斯密氏於此既以通國為論因自以為常住故後云循環

中此物最與常住母財相似銷磨搭柱其事皆同也

國之積貯有支費有母財母財有循環有常住常住四物曰機器倉廒積功能事循環四物曰泉食材貨泉者國家之圜法懋遷之易中食與材貨農工商三民之所出也民生之日進也之三物者時時由循環而化為常住抑化為支費繩繩相資不匱一群之常住母財其未立也待循環而後立既立之後尤必賴循環者為之維持補苴而後長久一機器之凥立一倉廒之建造將以著生財之業其始也無一不仰於農工商之所生其繼也非食與材貨且無以為繕完葺治其廒可立而俟矣且常住母財亦必得循環者為之輔常住者不能自生也雖有至精之機最善之器其所為使者人其所有事者物苟非循環之食與材貨烏能效乎疏淪土壤瀉鹵為腴所資常住母也使非得食為之糜耕夫飼田畜稼穡數倍之利將就從而播穫之母財者所以致支費者也支費即享即用即耗即銷者也所以養者也常住循環二

母之爲用皆以求支費之不匱而加豐故一國貧富之實視母財所致支費之饒儉致之雖遠享之則近致之雖勤享之則逸也

積貯三物而支費常住二者皆仰於循環故循環之爲母財其勢有尾閭之洩是非有歸墟之注其物之不可以久明矣歸墟烏乎在曰地地之所以益母財者三曰田曰礦曰澤三者之所登生貨也被之人功爲熟貨農工商得此而後不匱故積貯仰於地而無窮洩之雖奢而注之者富也泉幣之所恃以持其空乏者礦也今夫一國之泉幣其由徵趣廩囷不若食材貨三者之易索爾然而學數銷潰與散而之外國者歲不足而紀有餘使不得礦之所產者以持之經數十百年所謂圜法者將掃地無餘抑泯泯大亂矣則其有待於地產之供雖未若三者之亟亟而亦不可緩也

田礦澤三者之所興皆待母財而後殖常住循環二者不可偏廢至於課其所收則不僅復其母財益以贏利而已一群之民皆有利焉是故工者一歲之所食農者爲復其糈農者靡費之所損工者爲復其器此群民交易之眞道也至農載其所製穫

南洋公學譯書院

者工取其所作治者以會於日中之市猶其淺顯者耳治化既蒸交易之事日賾以繁而理則不淪於其朔故樹畜之民不必以其五穀牛羊與布帛陶冶之家爲易也是之拙滯得易中之用而已徂至分職各得之餘其效與初民之日中爲市者正等其究也應積百工皆相爲用田之所出有以復礦澤所耗之母財穀粟之登有以出魚於海牛羊之利有以采金於山展轉相生有不可以數計者大抵田礦水澤之利其肥磽相若者所產視斥母之廣狹母財之廣狹等者所產以肥磽爲差此則可知者也

闔上無姦虔下莫敍欺則民有固志而貨殖利興積貯之家或出之以庳今日之奉或役之以贍他日之贏爲其前數則即享即用之支費也爲其後數則置藏常住之母財也置藏以求贏者也常住萃以求贏者也是三者皆財所莫能外也夫使其國之政理平刑罰中家承儲畜鄰可相通三者之中不一由焉則敝民不惠者樹不是寘也

若夫化淺治衰國無兵刑內有暴君外有强寇丁此者天下至不幸之民也假有私財往往掩瘞覆藏以爲隱固國而如此雖富猶貧家而如此雖豐猶嗇往者分土據亂之時英法之民亦多行此而今之土耳印度洎泰東諸國此風尚存則積貯之竊窖蓋藏之外道吾聞中古大國名王不知取藏鏹以爲私財爲可恥遇有擇薄者聚瘞發覆而莫徵誰屬者見金之人藏地之主法皆不得名其財必獻國主此當日法家所目爲絕重之一事而著之令甲者也金銀礦產同此獨至銅鉛鐵錫硝煤礦丹又以不足貴重之故聽民自取此皆稗政荒俗之尤烏足論哉烏足論哉

篇二

論泉幣

前之釋物價也謂合租庸息三物而成之市中諸物價合三者其常合二者其變即無所合而止一者亦閒有之合二則無租僅一則純庸物價之所還不能外前三物者不租不庸則爲其母者所得之贏利矣以一物言之如此物物言之如此即通國

一歲所出之物蓋如此。故國中歲產，其價不離三物，而分利之衆，亦不外有地之主，勞力之民，與廢居逐利者之家。

通國歲產，其利分三民矣。顧常俗之計利入也，有總實之異，故租有總租，有實租，贏有總贏，有實贏。總租何？凡田主所受於佃者之全數也。實租何？經營之所費，培壅之所需，與一切爲田而用者，則減之，減而有餘，實歸田主，而惟其所欲爲。爲母財可，爲支費可，保持用享。凡几筵之宴設，車馬之雍容，洎夫潤屋施身，娛憂遣日之事，皆得爲之。故田主之富，厚於實租有比例，於總租無比例也。（實租實贏，常俗所謂淨租淨贏）

田主如是，餘民亦然。民財如是，國殖亦然。國殖非他，民財之合者爾。是故論國財之進退也，不得徒即地之所出，民之所登，凡一歲之總殖而計之。欲等國財，必計實殖。謂實殖，國之歲進，以補苴通國常住循環二母而外，而倘有餘，得儲之以爲支費，則用即享，飲食藻飾，戲豫聽睹者，而無損焉不可者矣。此之謂實殖。故一國之富，厚於

實殖有比例。於總殖無比例也。

國有常住母財。然必繕完而後。常住械器舍宇舟車道路之歲修。待材與功而後舉。是材與功非實殖也。其出作者所受之庸錢。則爲實殖。彼固受之以即享即用者也。百工所治成物受價。價歸之已。物歸之人。二者皆所以即用即享。則異於繕完常住者。而爲國中實殖之屬。惟實殖廣。而後國富增。

故所以保持常住者。誠有損於實殖。而不保常住。實殖又無從增。田廣狹瘠沃均。其一有倉廒樊圩溝塍徑陌之用。其一蕩然無有。抑有之而圮廢不治。則田作之手指雖同。而彼之所收逸而多。此之所收勞且少。無疑義也。工之多寡巧拙均。其一得新機之用。其一無之。則有之者之所出。將什佰於無之者。又無疑義也。是故常住之用。得其術。則所費者微。所益者鉅。計其所益。彼保持之費。有不足言者矣。而論者猶以保持常住者爲糜財可乎。雖然。以是爲糜財固不可。而即謂之曰實殖。則又自亂其例而不可通矣。向使無保持常住之費。則是歲國民之支費。將以立舒。以今之有是。

其勢不能無節嗇而富厚之樂坐減故曰不可謂為實殖也由是而知一機器出其致物成事之效均而價廉費省者則其有益生民甚鉅蓋由是則保持常住之費輕而實殖以進進者不用之於支費則歸之於循環用之支費民生日休歸之循環後利彌廣一廠之內前者機器之費歲必千鎊後得新機降為五百則所餘之五百鎊將以增收物材多養匠指此其為一群之利不顯然易明者耶

國中保持常住母財之經費無異私家田宅之有歲濬歲脩蓋有歲濬歲脩而後田宅之利可久而總實二租皆不至於坐耗然有時以措注得宜能使濬脩之費大減而功效同前則主家總租雖不必有所增而實租則必大過往日矣

所以保持常住母財者必不得闌入一國實殖為計而所以保持循環母財者又與所以為常住者不同蓋循環母財不離四物泉幣其一而農工商之所歲殖者其三農工商之所歲殖有時時化為常住轉為支費為支費者皆實殖也是故凡以增益農工商歲殖者皆與一國之實殖無所減惟轉為常住者於實殖乃有減也

由此言之。通國循環之財。與私家循環之財異。私家資利。必即其贏而計之。不得指循環之財以爲之也。至於通國。雖要爲私家循環之積。然通而言之。固無礙其爲一國之資殖。賈者行店之所居。必不得視爲其家之資利。可以爲即享即用之資。而自通國言之。則皆斯民之所用享。取者復毋加贏爲價。於售者固無損也。

是故增益保持。欲國中循環財之常足者。獨泉幣一端。乃於國之實殖有所損。蓋泉幣爲物。雖循環財之一端。實則與常住財有極相似者。此可分爲三事而言之。

一曰其營造保持之費。有損於國之實殖同也。三民之家。則於致物阜財。於是有機器之設。有業事之資。是固不可以徒得而恆有也。待財以立之。待財以久之。而其費皆由總殖。則實殖以之坐減。泉幣亦然。始之鼓造。繼之彌補。皆仰度支。而歲殖乃因之而見少。三品之金。鎔冶之作。其勞力糜財。非以使其民所即享即用飲食燕樂之物者也。乃以爲交易便事之大器。有之而後國之歲殖。得以俵散焉。得以流轉焉。而

於國之實殖則有損矣

二曰綜一國之歲殖則泉幣常住二者皆不得闌入歲計也蓋泉幣者通財之輪轂而大異於所通之財故綜歲計者既合百產而得其總數矣必勿闌入通行泉幣之數而後得之無角尖之微而可謂爲歲殖者也夫曰泉幣非財而綜國歲殖必去此而後得其眞此正言若反而世俗未有不大訝者也雖然何訝名實之淆致有此耳苟析而云乎則結轖可以解今夫世俗之民財而舉一數也有專指藐然而實若然而自有輪郛文互者而言之此意主於泉幣者也有其意不盡主於泉幣而兼及於其所具之易權與其人所得取精致物者而言之此意主於權力者也今假有云英倫全國通行泉幣爲十八兆鎊此固專指三品見錢爲國中所行用者假有云某甲歲入千鎊若萬鎊此不僅專指其每歲所收之金銀銅幣已也意乃在其備物致用之權力何則彼之所收雖無角尖之金銀銅而其備物致用之權將自若故知常法名財之直名雖稱泉幣之多寡而意實存於權力之間而其人貧富之差即以此權

之大小爲異又如人稱某甲旬月之俸爲一幾尼意乃謂彼有此幾尼則餔餟揄曳之量如其所易必不云彼有此一枚鷙爾之金遂可爲飽煖也設異日者彼之支俸不以金錢而以楮契則前之所受者在金爲金將今日之所受在楮爲楮乎苟知今之以楮在楮之所易則前之以金亦在金之所易矣夫金楮同物皆以約行苟無可易則皆成棄此一人之俸然通國之俸亦莫不然其富有之實皆不在幣而在其所與易者既爲國富之所不存斯爲歲殖之所不計又有進者一國之泉幣常遠遜其中所有之實財一枚之幣今日用之以稟甲明日將用之以稟乙又日將更用之以稟丙同物也而所代者奚啻於三幣不虛行將必有其所與轉者然則知國幣一而國殖恆數倍之不啻矣前云英幣十八兆而吾英國殖之不囿於此不待智者而後知也故曰泉幣者通財之輪轂可謂爲毋財之一宗不可指爲一國之經入雖其用至重民必得此而後利有所俵散貨有所流轉民以各得其分焉而狃者遂謂此以爲國財斷斷乎不可也

案一千八百六十八年計學家耶方斯統核英三島國幣金八十兆鎊銀十四兆鎊銅一兆鎊共九十五兆爲在民間流行之數而官庫銀行積貯又十五兆鎊則統一百一十兆也一千八百五十六年英國國幣不過七十五兆鎊十三年所進如此遞年所增不在二兆以下也

三曰苟營造保持之費可省而適用維均則於國財有大益此泉幣之爲物所與常住母財又極相似者也前論常住母財也曰一機器出其致物成事之效均而價廉費省者則其有益生民甚鉅故國家於泉幣能使便事效均而營造保持之費大省者則其國之實殖亦將緣是而加進二者之理同也蓋國中常住母財歲不能無耗損所以脩葺繕完俾常及事者在一國歲費常爲大宗而致減於實殖甚鉅靡居逐利母財之用不出二塗非其循環則爲常住後消而前長者自然之勢也故苟有術焉能使所以保持常住者因之以約則飼傭購材之母將以日增生業以之益進民生以之益舒其歲殖焉有不大進者乎常住如是泉幣亦然故吾將繼今而論鈔法

鈔法者何國有泉幣矣乃置三品之金而代之以楮所代之數如其所欲名其爲物之於泉幣也營造之奢儉相遼而易挾過之道財輪轂得此而益便益輕而營造保持二者之費皆省此其流轉之情而於國殖相關之理奧賾繁衍所未易猝言者也鈔之名品繁殊而鈔商所行者爲最著其用亦最宏鈔商起於私家設其人財產之豐然諾之信與其理財之智爲一時人之所倚任則可造印剳符周流無滯與劃幣均然其所以利行者以可立轉金銀劃幣如所名之數故耳設一鈔業其行鈔貸商至十萬鎊之數此十萬鎊者爲用與劃幣均貴者按期納子亦與見財無異則行鈔者之嬴得也雖所發之鈔不必盡行然使立業日久而爲人所倚信漸深終必有大分爲常在市闠流轉常法出鈔萬者儲二千以應不時之需已足周事如是則自國中行鈔其見財常以二千收一萬之用舉凡懋遷挹注之事貨物之所以銷屯聚之所以散用鈔尤便國之見財一其爲用恆五此用鈔之實形也

又使其國之制幣所仰以用事者得百萬而已足繼而鈔業群興其行鈔亦百萬而止分儲二十萬以應不時之需是則其國所流轉者適百八十萬其八十萬爲見財而百萬爲楮幣矣顧國之歲產又不以楮幣驟多之故與之俱增農工商之業既均乎前則其勢必用其百萬而餘其八十萬國之用幣也若渠之仰水然渠之深廣同初而灌者之流乍長其勢有溢而旁流而已今者以百萬之渠受百八十萬之注是八十萬之不爾固其所已雖然不爾矣謂必置其財於無用則其勢不能不用之於國中且用之於國外國外楮幣不能行也一則以支取之無從再則以國律之不及故不受也其究也將楮幣處而見財行自然之勢也

百萬之鈔行於國中八十萬之眞幣行於國外其外溢之多如此雖然財之外溢豈徒然哉以償兵費以輸貢獻非所論已舍二之餘必有所易有易之以轉輸他邦求贏利者有易之以自銷本國贍民用者如前之所爲則貨轉他邦利歸本國其實殖必進與斥新本以興新業者同科故鈔行國中則見財爲新本於國外而民業閎矣

如後之所爲其事有二或以養惰民之欲若於酒者綺縠致耗物力而廢所更生或以給勞民之求庀財用時儲糧物不慮糜而後利彌廣前之所爲縱侈增華耗而不生國財坐消損之事也後之所爲獎勸勸功耗財所以生財而實殖歲進益之事也雖然利用厚生民之恆性侈靡耗財之子國而有之而規後利以求有餘則人樂自致者也故楮幣既行見財外轉其互市致物雖有損益之二歲而自事實求之則益者常過其損者而其國莫不因之致富也或謂金出於地產而有限鈔行以人意而無窮故行鈔之家但使可通雖無實可以坐富此以一二家言則或有之至以一國之民言之行鈔於見財之數無毫末之增也故國中惰侈之家不以鈔故而歲入隸進歲入不進則耗而不生之外貨來者亦不能多故鈔行而見財外轉其有造於勞民者至優其附益於惰民者蓋寡是與前說有互相發明者矣

由斯而言吾謂綜計歲殖必勿闌入泉幣者愈可見矣蓋勞民勤功祇國中循環之母夫循環之母四物泉幣與農工商三民之所興而民功所必待者坏樸之材也蓋

南洋公學譯書院印

事之器也。稱事之饒康也。彼泉幣既非坏樸之材。又非善事之器。雖饒康常以泉幣行。顧勞民之所以贍口體周家室者。非泉幣之能爲。而在泉幣之所與易者。使國空虛而莫與易。則泉幣固不可衣不可食者也。曷足貴乎。是故計一國養民之實。綜稽食物材成貨三者。而不計泉幣也。

既具母財。欲計所與民功之多寡。視所贍工民之數而可知。夫贍工民云者。畀之物材也。周之器用也。頒之餼廩也。吾非不知易中既行之後。是三者皆可以泉幣而得之。則計三物不如計泉幣之爲徑也。雖然。欲綜國功。計三物可。計泉幣可。已計三物與計泉幣。必不可也。況言國財宜求之於其實。則計泉幣固不若計三物者之近眞也。

是故鈔制善則贍工之政莫大焉。蓋鈔行將使贍工之三物驟增。其所增之數。如所代三品制幣之數。鈔之未行也。是三品者固國中通財之輪轂也。民用方殷。末由外益。鈔之既行。三品外流。所以致贍工之三物於國外。即以皋循環之母財於國中。普

爲制幣所以製物今成母財所以惠工此其事猶廣肆大廠之中主人以用新機費約於舊即用所約以爲雇工購材之資而業以益閎工以益贍此又泉幣爲物與常住母財同體之一義也

每欲衡國中泉幣與歲殖之較率而苦於難知或曰國幣一者歲殖五或曰國幣一者歲殖十或曰幣得國財二十之一矣或曰三十之一矣其逕庭如是雖然國幣與歲殖衡其較率恆小而以與贍工之母財衡其較率恆大何則通國之歲殖所區以贍工者常居其小分故也故楮幣既行則見財之留例由五而之一設取其所餘五之四者爲物材器用飲糗之資則其所以惠養勞民者甚鉅而國中地利人力之所出必緣是而大進也

案歲殖爲每歲通國之所產計學家耶方斯嘗核之云英三島國幣於其歲殖在六七或八之一分不能遠過也

凡此所云夫豈待遠求而後有以佐吾說乎蓋即蘇格蘭最爾之區可以見矣輓近

二三十歲。蘇格蘭版克林起。都邑墟集。往往有之。其著效於吾蘇之民。則一國中貿易略大者。皆以楮行。而銀不概見。見者獨小小相兌餘耳。至於黃金則更少。雖諸家版克經營生業。良楛參淆。不盡可信。致議院爲著特令。以杜姦欺。然總大效。其有賴於國計民依甚溥。嘗聞吾蘇故老言。格拉斯高自版克肇有。楮幣通流。十有五年。生計自倍。又額丁白拉自兩版克立。蘇格蘭全境工商之業。四於厥初。兩版克者。一蘇格蘭版克。以議院特令立於一千六百九十五年者也。一曰爵耶版克（爵耶本梵語譯言王家）以王命册書立於一千七百二十七年者也。其爲時之暫若此。而民業之致盛若彼。此其言之可信與否。固未易云。籍其信然。其事或不盡由於版克。天運人事。民俗教化。實兼爲之。顧此三十年中。蘇之國富民勤。隆隆然如朝暾方升。不可抑遏。而版克之立。適爲大有造於茲土。則雖欲勿信而不能也。

一千七百七十年。英之南北尙未合并。蘇格蘭令民以銀幣輸局更鑄。其據册可覆案者。計四十一萬一千一百十七鎊十先令九便士。金錢以不繳故無可稽。然據舊

楮毀之所鼓造者值不下銀錢也或謂英蘇未合之先蘇之銅幣通轉民間者不減一兆其言近信蓋下令收銀幣更造時民或不信未盡輸局而英幣游行國中者亦多所不計也當是時民間所用易中多三品銅幣而楮幣絕少此由蘇格蘭版克初立行鈔未疵故耳至今觀之則蘇格蘭錢鈔並行統計不下二兆之値而三品銅幣不過四分之一其餘則皆鈔矣此雖見財降少而物產民業則反是而增可以知其故矣

版克經營之業以收買期約發行楮幣二者爲大宗而其事有相得之用則倍稱之息以舉收買期約者假如甲乙二商甲取乙貨約三月若半年付價立券與乙名曰吡勒（此名交易單亦曰期票）乙不俟期熟以券與版克易見錢版克則受券以券所名之數付乙而逆計此時至期其應收之子錢減之名曰豫息顧此所與者雖名見錢實非見也特本業楮幣已耳他日期屆版克持吡勒向甲索償如約收全數如是彼版克以財貸商而收其息一也豫息坐減出毋前少而計息後多二也所付

者乃本業之鈔流轉市廛取無定期擱萃既多可挹之以濟他業二也故終而計之版克所贏率常過於通行之市息此鈔業之所以利行而倍稱之息之所以舉也蘇小國其商業視英相去懸遠當兩版克初建時則尤索落不足道使以常術行之則買賤既寡而楮幣之行抑無由廣有能者出乃創賒貸之法以棣通之而商民交利賒貸法者民欲爲費而貸版克之財則覓所謂保誠者二家定所貸之限依限出納而版克職其簿課其息焉如版克欲止勿貸而貸者子母不如約還則責償於保誠吾聞此法東西二洲隨國多有而吾蘇行之獨有富民之驗者則以規約獨周寬大不苛民重然諾之故通商惠工勵民美俗國之受利固多矣而版克之獲利尤不貲也

今如有人與版克約千金爲賒貸其償法得隨時分納自以百計至以十計勿拘而版克爲視母課微息按日爲之至於子母悉完而止若更始自此法行民皆以此爲最便而惟恐鈔業之不盛而僨也則相勸爲之而樂通其鈔以爲交易交相勉爲賒

貨.交相誠以守將販克以鈔與商賈商賈以鈔與工者以求貨工者以鈔與農牧以庀材.農牧以鈔與田主以完租田主更以鈔與商賈以致水土百物而商賈終以鈔納餘貨之數.通國民業殆無往而不用鈔焉.一法立其得民多助如是.其業烏有不久大者乎.

以有餘貨.故商者得廣其業.而無冒險逐利之憂.今如倫敦額丁白拉二商.其財之多寡止等.額商餘貨.而倫商無之.由是倫商之治業也.倫敦之中常必有見錢以應所與貿易者不時之求.案今設所儲者爲五百鎊.則未應之頃.常有五百鎊之滯財.其應出之贏利.應養之人工.由是皆少.商而如是.則一國之生計所損.邱山矣.況商之所儲.不僅五百者耶.獨至額商則不然.彼以餘貨之故.有所需而後貸財應之.財無滯者.蘇家之財.皆有息利.蓋己之有.皆以養工.而又無爽約愆期之可慮.商而如是.則一國之獲利亦因矣.或謂英之販克有豫息之事.其便與餘貨等.不知蘇之販克非不豫息也.豫息之餘.益之以餘貨.故於商業尤利便耳.

棠斯密氏所言大抵皆當時情事不可以概論今日歐美之商業也彼云蘇格蘭版克豫息賒貸兼而施之其利商益民過於英之版克此其言亦未盡也蓋版克豫息賒貸之爲其大指皆以通鈔而鈔之通也近之一國之市遠之一國之中其受鈔之量皆有定限不可過也使昧而過之則鈔朝出暮歸於版克無毫毛益而應支之頃時有鱗萃麕至之慮且夫鈔行既有定限如此則微論通之以豫息通之以賒貸用其一而置其一抑兩利而俱行之則於及限而止耳又何別乎使其市之受鈔百萬爲鈔其行於豫息者既盈此數雖不爲賒貸無損即欲爲賒貸不行故曰其說未盡也獨其云得賒貸而市無滯財則不刊之論矣自版克榷幣之制大興而其法降美遂使今之商情與古大異古惟斥母多者而後贏利厚乃今不然今有甲乙二商甲多財而乙窶二人治業各斥母財十萬甲之爲母悉出於家而乙之爲母則出於其家者僅二而出於賒貸者八焉賒貸之息值百納五至於歲終計贏各萬五千是甲以十萬出己之財獲萬五千之利而乙之母賒貸什

八其息四千償是之餘得萬一千然則甲以十萬贏萬五千乙以二萬贏萬一千夫萬五千之於十萬百得十五之率也萬一千之於二萬百得五十有五之率也畧而較之乙之贏率過甲贏率蓋三倍不啻矣多財之賈何必善乎此則古今商情之大異者也要之鈔業之利取通滯財爲義所謂滯財之致貧其害烈於侈靡昔者之印度今日之中國以庶富之國而有貧乏之形者害端在此大之則國家之府庫官司之度支小之極於商賈之囊橐閭閻之蓋藏蓋無所往而非不生不息之積聚而至國有興作調發則又以甚重之息漏巵於敵國外人循是爲計國焉有不大困者乎輓近十餘年歐美諸邦皆有積絫版克積絫版克者其受人寄貯而與之息也其數極於甚微其時極於至暫此所以勸小民之節嗇而袪滯財之害至於錙銖者也往者小民有財謂其數微每不甚惜則費之於不儉之地自積絫版克興於是乎民樂齊聚數稔之後往往由窮簍而爲中產之家既富方穀風俗漸美由是觀之則版克者不徒富國之至術而教化之行寓之矣後有君子起

而施其政於中國。功不在后稷下也。豈特轉貧弱以為富強也哉。

夫易事通功之始。貨以易貨已矣。降而後有易中。易中由粗而精。於是乎有三品之圜法。至於行鈔。則以然諸行而通財輪轂。至精至備。不可以復加矣。雖然。其為物取代三品而用者也。三品之行於國中。其量有所止而不過。故代之行者。其數亦不可過量而無窮。蘇格蘭之鈔。最下者名數二十先令。其幣施諸國中。常有定額。大抵以歲中交易所需此數之見財為量。雖欲過此。所不能也。設不幸造鈔者不審其然。謂惟所欲為而強過之。則得鈔之民。將立覺其過多而無用。轉之國中則不容。輸之四方又不可。彼將持是安歸乎。則有反之版克以求見財而已矣。得見財則可通於四方。此所以全渠沓來。必盡其過量之鈔而後止。當是之時。使應者微示之以難。則來者愈疑。而索之愈亟。鈔業之僨。類如此矣。

經商之業。不能無費。屋肆有租。帳夥傭役有庸。舟車關梁有俄有權。其大較也。鈔業獨多者二。一儲待支之鉅款。而亡其息利。費一也。復俄空之囊橐。出齎貸之子錢。費二

譯書院印

也。行溢量之鈔。則二者皆增。而後費尤重。何以明之。行鈔溢量者。其儲以待支之數。比之不溢者。不止比例爲增也。既曰溢矣。則用而輸歸。前所謂以一待五者。此所不能也。亡息於儲峙者必多。則前費重矣。案取者衆。則待者之儲。案雖富而旋虛。其彌縫搘拄。展轉取給之爲用力。常殆而無閒。則後費重矣。且尤病者。其待支之儲峙。既短。而所支之見財。又不留於國中。而常若外注。蓋其財乃以支溢量之鈔。其在鈔既爲溢量之鈔。斯在財亦爲溢量之財。非國中所資以通轉百貨者也。而見財爲物不居。勢且輸之國外以求利。故服克難致之。甚不易。而其物乃常外注而不留。外注之勢無窮。而致者之力易窮。則所謂展轉取給之術。將阽而益難益殆。而其費益奢。故曰二者皆增。後費尤重也。

即事爲喻。今設一鈔業。其所行鈔爲四萬鎊。恰及國中受鈔之量。則儲萬鎊以待支。無溢踰者。乃浸假而欲行四萬四千之鈔。其四千爲溢量。出則輒歸。於是所儲不止於比例爲增之萬一千。必至於萬四千而後可以及事。然則彼於四千鎊。已亡息而

無所贏。且時時有調集四千見財鎊以待支之勞費。是四千者既集方散。不能留也。使操是業者常明此理。則國中無溢量之鈔。而市廛亦安。惟其明此者希而每為其無所利而自損者。此鈔之所由溢。濫貲驟然。而國家亦受其敝也。往者英倫版克坐是弊故。歷年籌款造幣。至八十萬鎊。迫百萬鎊之多。又緣其時國中通行金鎊磨損虧重者多。故買金造錢。每翁斯價常四鎊。及成新幣。則每翁斯僅及三鎊十七先令十便士半。如此則造幣者常值百虧三抑二五也。其造幣之數既已宏大。如彼所失豈少也哉。雖泉局不取爐火之費。造幣業。則國實受其虧。然於英倫版克究何補乎。蘇格蘭版克亦然。以行鈔溢額。應支雜給。則設人倫敦。以調集見錢。費不啻百二而一五以下。既集則輦以致蘇。行巡保險之費。每百鎊加十五先令。其煩重如此。猶不給。則與倫敦之版克鈔商為期。以取見錢。他日剋絜。計息財加中儈券債。又不能。則往往以期償期。猶丁白拉倫敦之間。一毗勒常四五返。其中息儈之遷加一。一出於貸者。蘇格蘭鈔商號謹慎持重。顧其中以濫鈔致敗。不乏人也。

故版克債件之多其厲皆階於濫鈔此可以尋源竟委而論者也自濫鈔既行之後由前之說其常儲以待支索者必充不然且敗而無如鈔濫則其所支之見錢亦濫故其物恆外洩洼之以吠澮洩之以尾閭其勢非致涸不止矣每見如此之時民多聚銷金幣范之成鋌施行異邦或即售版克以規厚利所聚銷者例選最新極重之剗幣蓋未磨為幣則新故輕重同值至幣銷成鋌不以枚而以重言斯二者之差數覩矣往者英倫版克以儲支之急歲造新幣降以益多而國中通寶匱乏如故其摩損輕薄亦過前事效相反常群訝而莫知其由又市中錢輕則金鋌之價愈壓每翁斯過於四銖者有之其斂金造幣之費亦以彌鉅英倫版克所造幣於泉局者本以自供儲時應支需也而其勢乃以富豪利廣漏巵蘇格蘭諸鈔業以行鈔不審其受罰已不輕矣而英倫鈔業受罰過之何則自受其罰之餘又代蘇之鈔業兼受其罰故也

鈔之所以濫其源皆起於國中黠商輕剽逐利之故今夫版克以財貨商非曰為之

出本亦非曰彼之本微而助之使鉅也不過俾有除貸應支之便而舞弊無滯財得用全力經營云耳使其不忘此義則鈔之所發必不逾國中制幣之數不逾制幣之數則出而利行必無浮溢紙滯之弊亦自無鈔出輒反之虞是故版克買期者除貸之變術也彼豫則給財而減之以應收之息至於期熟版克收回吡勒中所載全數而母子悉在其中此亦不過與之利便使不必儲財待期有所停滯其事與除貸異而未嘗異也而版克之儲時則如積水之蓄池其出入二孔相敵不待勞挈滌者之智力而水常依平焉所謂楮柱維持之煩費乎自有輕剽逐利之商藉除貸以爲其業之母財而鈔始溢鈔溢而前所指之弊端見而版克乃終受其殃故版克與人爲除貸務常責償入之以時常法爲期自三月以至八月於此期內償入者宜等於付出之數則除貸之事雖相引而長無患也假其常有逋負而繼續更除則其勢必至於危失儲之池水出鉅入微其勢非竭不止就令他術取償其困殆終不免爾故蘇格蘭版克章程皆以所與爲貸之家時復其財爲最要否其人雖號饒財不圓

貸也蓋以時復所賒貸之財則版克緣此而收甚便者二不止省其所謂第二費而已也

所謂甚便二者一曰審市情夫私家以財貸人而不欲其有失則時時詗貸者生業之盛耗為作之當否然其勢可及者以其財之所寄不過數家十數家已耳至於版克鈔商所與往還動輒數百千家業與人既烏從而盡察之不察又常有失而其業以危惟貸貸者不逾時而復其所貸而後一市之情可不出戶而盡悉也日展緣互稽而其人生業之盛衰為作之當否十八九如指掌矣此其甚便一也

一曰節溢鈔蓋曰鈔溢者鈔之為數溢於國中所資為通轉之見錢之數也而見錢之數又即諸商所儲以應非時支索之數故使所賒貸之鈔僅使有應支之使不使有無實之母財則鈔之為數將不逾於國之見錢不逾於國之見錢則其額無由溢而版克安矣今使貸者之復所賒應期按節散總相伴由此可知其所貸之財乃以應支而未嘗以為母故曰貸以時復鈔無由溢也此其便有過於前而知之者鮮矣

南洋公學譯書院印

版克正業。所以使通國無滯財。過此則其業或失而危。故法不當以其財爲人循環之母。雖循環爲物。由貨而錢。由錢復貨。然而轉變雖速。尙不足以爲按節應期之償也。至於常住之母。愈不可以版克之財爲之。蓋常住之復。雖極利之業。常在數年而外。其萬不能應數月之限期明矣。今夫經商興業之家。母財固不盡由已出。然其稱貸必有所賈。多財者。據賈斥母出以貸人。而坐食其息。此則賈假之正業與無所賈而爲通者。大有異矣。

案今日版克。亦爲據賈斥母出以貸人之事。此實兼兩業不可紊也。

則是二十五年蘇格蘭諸版克行鈔。已極國中受鈔之量。商賈受無窮之益。而於版克無損。使其兢兢以持滿戒溢爲心。雖至今無弊可也。顧逐利常情。每以是爲未足。動則謂鈔商職在資人母本。其出納之廣狹。宜與市廛生計之擴充相副。要之彼所謂擴充者。非眞擴充也。居奇貪得之情炎於中。而力不足以舉。又不能指實產爲質。則遂於稱貸之可暫通而不可久假者。求之。求之不能得。且不恤後害。造僞券以取之。

此實家賣家與夫造期之事所由昉也。夫經商之業。至不幸而用造切。則引鴆作脯。取快目前。其去僨敗之日不遠矣。此術英市久已行之。而近者大陸戰事方殷。（一似指普魯士三十年之戰）行賈多邀厚利。於是用者愈多。猝格幽母財既微。商業較險。以貧國而行僞造。其受害爲尤深矣。

案西人貨幣。粗分四種。一交易單。二鈔票。三支條。四借券。甲貸乙財。署券載所貸若干。行息幾許。約某月日還。此貨幣之最備者。則借券也。寄財版克。用則揭條取之。是曰支條。版克之所行用。以指代金。則鈔票是已。而商業之中。獨吡勒之用爲最鉅。吡勒此云交易單。即中國商賈所用之期票也。單中用事。例有三家。出單者甲。照單付款者乙。及期受銀者丙。其式如下。曰：今若干月日。觀取或憑押付某人丙銀若干。其款收訖。某月日某人甲於某所立。某人乙照付。其及期受銀之丙。得此單。則以時造付款之乙。令照驗。若不誤。乙則於單面斜簽其名曰某人受訖。而乙從此爲受期付款之家。有時甲丙同人。亦無不可。惟單中如不載憑押二字。則

爲不可通轉之單必丙家自取而後付如截明憑押則丙只於單背署名此後單行市中及時憑單取銀與尋常楮幣無異是曰通者如不通者則丙於單背署名矣而並載所付丁家之名不以付戊仿此有時至數十家皆書於背者通曰簽保迨期熟受期之乙付見銀此單作廢設乙不能則乙爲倒帳執單者限一日二十四鐘之內告簽保與出單諸家遍責所負一或不能皆爲倒敗此西人商業通例也如執單逾十二時不赴告與簽保出單者無涉矣

買空賣空之事商賈所熟知假可存而不論顧吾之爲書槪者未必盡商賈人且其事於國計民生效驗緊賾即在經商之家亦未必盡知其所以則晰而驗之不容已也往往在歐洲中古時之橫征暴取而未嘗爲民資然諸故商賈之民往往自成風氣二百年來漸治日出政漸趨平則轉取賈人之規則章程術之以爲理財之政今昔雖殊要皆視此勒爲最謹禁欺貸信議不旋踵假有三月之單期熟而認受者不能立付其業於時即爲倒閉單經發明負約乃終案之於出單之家如亦不能立還相

譯書院印

隨俱作。又設其期未滿之先。單經流轉。用以購貨取財。而各家署背簽保。遇有是事。簽保者轉相責逼。如不立還。則亦爲倒。蓋吡勒限期甚短。故每有出單認受簽保三家。其財力久不爲人所任信。而人猶行用之者。利於其便。而冀幸其事之或不然也。此猶將傾之屋。而走避風雨者。猶仰一昔之庥。曰此屋之傾固也。然而何必今夕邪。假令額丁白拉有賈人甲。出單向倫敦賈人乙。期限兩月。付銀若干。乙之於甲本無所負。然而願樂承受者。以豫約兩月未滿之先。乙得出單向甲。責其付銀若干。同於甲單所支之數。且加息錢中佣焉。故樂爲也。夫吡勒者。以先有貨物之交割。而及期所取者。物之價也。今則本無貨物之懋遷。而亦爲此。故在出單者爲買空。在認受者爲買空。其費稱名曰方便吡勒。亦名造期之票。與眞吡勒虛實懸殊。於是當第一期未熟之先。乙乃出單向甲。而甲又於第二期未熟之先。出單向乙。乙復爲此於第三期。大抵皆期兩月。出此入彼。緜延至數閱月者有之。至數歲者有之。而每單向甲之時。皆加息償甲。固出單之原主也。常法子錢。值百加五。而每次償費。常不下一分五

贏。假使歲中往復六周。則其息率。不在每年八分以下。抑且有時過之。蓋當市情竭蹶。則倫息二者同時並增故也。邇來通行贏率。以百中得六至百中得十爲歸。使買者仰毋財於前術。而歲終課獲。能既償所負之外。又有贏利以酬其勞。此不數遘之幸也。然而歐西馹賈。常赤手入市。操此累年。不恤厚費。彼固謂吾業所收之利。不啻倍蓰爲酬。及其究也。如寐初覺。大異所圖。則蹶於中道者。比比也。

市有造期。則版克受其敝。即如前事。當甲乙造期之頃。其旨本以求見財也。故當甲出此方便呲勒向乙之時。其呲勒必售於額丁白拉之版克。用豫息而取見財。及乙復出方便呲勒向甲之時。必以售於倫敦之版克。亦豫息而取見財矣。凡此所謂見財者。率皆額倫二地所行之楮幣。雖云期熟二地版克得持呲勒索全數於認受者之家。而無如第一期未熟之頃。已先有第二期之豫息者來。其數大於前數。使版克於此術而不爲。彼認受者且無以待第一期之熟矣。然則所謂第一期者。消期甲與認受乙者。債皆未嘗還也。而皆還於版克之吵爾。此如儲水之塘。留其一鐍之後。繼

欲復之乃先更取其一鍰以爲復之之地且鍰之爲量降乃稍大循是以往有竭而已

自有輕剽逐利之商用造期之術以具母財則版克本旨所謂使經營之家有賒貸應支之便不必別儲滯財者其事廢矣襲者英蘇兩境所行楮幣至多其時耕墾製造轉運諸公司有其母金由於此者其多也如此則國中受鈔之量自盈而前指種種之弊端紛然皆見民生國計悉被其殃然而彼輕剽逐利者之所爲其術至爲巧密往往不獨爲鈔商所不知抑且爲鈔商所不疑

今使甲乙二家狼狽相倚互出方便吡勅而以豫息專售其期於一家之版克則歷時未久鈔商雖至瞶瞶亦將知甲乙所爲乃無本之業所待以經營者特吾所貸與者耳顧甲乙不如是拙也其方便吡勅之所售者必不囿於一家而出單與認受者亦將不囿於二人彼且使多人者消而爲之同利則相濟一時而聯十數家者有之矣此則尤不易察者也蓋造期者之所爲自其外而觀之固與眞交易之吡勅無以

異。異者存於先事之慮。遲就令鈔商中道覺之。往往覺之已遲。所侵已鉅。設斯於此。僥者必多。而鈔商亦無由免。則為自全之計。勢不得不與委蛇。以力圖補救於其後。明告前期未熟。不復為豫息買期之事。使虛僞者日覺其難。而設法於他塗籌款。抑別求他所版克以與為通。俾此一家無害。或受害稍輕而已。然使鈔商微露其難。彼造期者勢且狼顧。常以彼數家之蹶蹶。指為一國貿易衰微。或言市肆艱難。版克小耦之吝實致之。然而版克固無罪也。無論為一業計。抑為一時之民生計。彼版克之致謹出入。有不得不然者。

當彼事窮勢屈之時。而蘇格蘭一新鈔商出。其版克以接濟諸商為主義。（版克名得格利士公司以一千七百六十九年十一月興於蘇格蘭之愛爾延至一千七百七十二年六月歇業。候支事後總計虧折共四十萬鎊有奇）用意甚美。惜其闇於事理。不察市廛所以涸竭之故。徒操豐亨豫大之說。而不知何道之從。故於除貸豫息諸事。一主於寬綽不苛。其豫息買期。無論虛實。歸斯受之。即至貸本治地收利最

迎而彼尤樂借貸以爲有益國計雖所出貸皆其楮幣絕少見錢但其鈔之行頃刻逾額所行雖廣朝出暮歸應支滋億其庫儲雖極力聚斂未得或倘始創之母以十六萬鎊爲額集者十分之八餘讓以數番續收而其母之家於第一屆母財既交之後又躬與本業爲賒貸無異他商故後番所交名爲續收實則先取其出納之際既已覺假如是舉商競趨雖極力掊聚猶無以應也事不得已則惟躬與倫敦各版克造期而後可以集事蓋興未數月而已循此必敗之轍矣先是母財家田產所指爲此業之資者不下數百萬鎊惟其財力優裕如此故猶足以勉支二年至於停業俟支通計出鈔二十萬鎊倫敦各版克吡勒出者共六十萬合計二年之間其濟蘇商以本者共八十萬餘鎊前之二十萬鎊年以五分爲息中去經營之費則所贏也而後之六十萬鎊乃與倫敦版克造期息價彙之則年八分之率也故四分全母之三皆值百折三云

然則事後之所得乃正反其始之所期蓋彼謂民方競業所少者財得彼所爲可期

有濟又欲取鈔商之利權而壟斷之故盡反其謹約之爲而出之以樂易乃彼之所濟於諸商者則亦暫耳而卒之二年之後所失彌奢直不如其早已名爲愛之適以害之害不止於貢貸二家而國亦以耗獨前此之版克實受其敝使無此新者出而代受其敝欲免於轇轕而不相隨俱仆難矣病所欲濟者利所欲傾者此商之所爲如此

方其事之經造也或謂出鈔貸商皆有實質則無論支索之勤儲峙之亟是所貫者皆可轉之以爲應也卒之履而後艱知周轉之緩不及事其始積既不豐其外流又甚銳欲其速事勢惟有交倫敦之版克造期而後見財可得廑雖勉與支持而每有造期必受大損此與貫空貲空之商異而實未嘗異也所出之鈔反而不留利於何有而每次造期貸銀一切貸主剖券會合交質之費皆貸者之損也雖若至微積且以鉅矧乎其非微也此猶挈壺氏水時時流溢之無術乃倩人持斗具車調於遠岸之井幾何其不躓也

前術之無所利而不可行如此顧即使其術可行而於行者有大利而其於國財無所利而大害又灼然可知也蓋楮幣可代財而不可爲財之實故彼之所爲於通國母財爲無益不外變鈔商爲通國稱貸母本之公司欲舉債者不之私家而之鈔商然私家畀人以財例不出數人十數人而止則於其人之才行智力皆所深知而鈔商所與交者動數百家視然諾契券爲往來必不如私家之審慎且强半皆挾持空貿周流剽猾之徒其力小而圖大則多敗衂而少成功其事勞而費奢則無贏利而常折閱此其給養勞民之力所以日促也私家之所貸者則不然其事雖不若前者之閎壯而守約踐實歲計有餘故其養工之力日舒夫國之所以求多母財者無他爲養民耳而二者之殊如此故就令前術可行亦不過取私家之貸者以歸鈔商徒見其害未見其利也

昔有言利之家名羅約翰者閔蘇格蘭之貧困坐母財隘而民功不興倡爲通民鈔業之制欲令所行之鈔與全蘇土地之價値相等以此懇蘇之議院議院壯其策而

不敢行。當是時鄂里安獨克適攝法蘭西朝政。見則議而行之。此所謂審昔斯皮財政。至今猶在人口耳者也。其宗旨非他。以爲鈔權者上之所操。可行之於無窮而已。其說壯侈詭奇。自民知理財以來所未曾有者也。法士都托德著商政錄。論其事而圖華尼考其始末尤昭晰。無俟不佞贅言。先是羅載其說爲書。行於蘇。其中瑰瑋之論。讀之令人自失。顧辨擇矣而頗謬事情。是用卒底於敗。前所謂得格利士版克者。亦誤於其說者也。

案羅約翰蘇格蘭人。生於一千六百七十一年。父爲鈔商。少年鬬很殺人避罪走歐洲。飲博無業。時時以鈔貿干時主。至一千六百七十六年用於法。創總銀號。其鈔大行。又說法王以美洲之盧夷鮮那諸部爲殖民地。大開商業集公司。而法之印度支那非洲諸商業皆爲所衆并。財政悉歸羅一人掌握矣。是時國用騤舒。一千七百二十年爲主藏官。五月以鈔道敗。家產沒官。屏逐出國。而俄王大彼得猶招之。欲使治財賦。羅辭焉。後僑伴英義間。以一千七百二十九年死於義之威尼

斯論曰。吾讀史至謎錯言稱者。上之所擅。出於口而無窮。衆者民之所種。生於地而不乏。未嘗不歎後世人主之所以輕用名器。横征民力者。錯此言啟之也。彼羅約翰之用鈔。何以異此。往者奈端之學不明。人昧全力恆往之理。於是有欲爲恆動機者。今則五尺童子。知其不可爲矣。彼羅錯羅約翰。皆欲爲恆動機者也。治平之道。始於格物。不其信歟。

英倫版克者。歐洲財幣所輻湊者也。一千六百九十四年七月二十七日。議院合辭以署書冊立之。皆是時英國家舉債一百二十萬鎊。歲息十萬。其版克經理之費四千。而九萬六千爲出財者息。蓋其時朝廷新建。民心猶疑。故所舉債息重如此。越三年。版克增母一百萬一千一百七十一鎊十先令。合前數爲母二百二十萬一千一百七十一鎊十先令。而鈔乃愈通。至一千七百八年。納太府者四十萬鎊。而其息如故。知基局稍定。爲民所任。故其息不過百六。與民間貸等矣。繼而國家又有所貸。而版克亦屢增母財。蓋至一千七百一十年。總計五百五十五萬九千九百九十五

鎊十四先令八便士而國債則三百三十七萬五千二十七鎊十七先令十便士半也至若耳治立之三年更納太府二百萬一千七百二十二年收南海公司券四兆而增其三百四十萬都八百九十五萬九千九百九十五鎊十四先令八便士行鈔九百三十七萬五千二十七鎊十七先令十便士半蓋行鈔始滿其時矣迨一千七百四十六年計其一千七十八萬鎊而國債及行國中者總一千一百六十八萬六千八百鎊至於今納如此若耳治第三之四載以更定册書所獻於國者一十一萬鎊也

案乾隆末年法國拿破侖豐掎英之策其時英倫上下皇皇君民相救於是英倫版克許以三百萬鎊輸助國費不收子錢至一千八百三十三年而止光緒初年國家債者已三百萬有奇其國債額餘一千一百一萬五千一百鎊而歲息則百三云

國鈔業具其執券主人分利歲有高下視國債所收息財及他關涉者以為斷國債

息高者歲百八下者歲百三而版克券息以百五半行者蓋累年也
必其所貸於國者皆亡而後有虧折之事故英倫國鈔業之安固不傾其勢與英之國家等議院不得更立新業其他小業新立者股主不得過六人皆截毀府者故其物爲國之大器不僅區區鈔商也國債子錢之聚散受之國施之民府藏契券之流通田穀諸賦先代納而後按收皆其業之事也故有時以挹注故行鈔稍溢額雖主者深知之不得已矣至於商賈之事其豫息貼貸與他版克同英之大商泊日耳曼荷蘭之巨賈特其緩急時至於百萬鎊之多然亦有時而困乃以零瑣銀幣應支大數以爲纏緩待轉之圖特不數見耳
國有鈔業極主者之智計不能轉無爲有亦不能益寡爲多爲之得其術不過使無用者有用使不生者能生耳無鈔業則經商者儲待用之滯財有鈔業與之爲通前之滯者皆可不滯而爲母或爲物材或爲器資或爲餼廩而皆有生財之效三品者通財之輪轂也而商賈儲之以爲見財得此而後地利之所出人力之所生其佚散

於民者無窒然三品亦滯而不生者耳是故一國之財其中常有大分爲之息幣自鈔業興而治之得其術易三品以楮幣質劑夫而後滯而不生者皆通而能生矣是故三品之於國也猶之徑陌塗術焉有之而後野之所生國之所業者周流而無滯而徑陌塗術之內未嘗長一莖苗一穗也雖然其無所生固也而非有之又必蕩平坦直焉必不可也故王者誠圖法而鈔業之楮幣則棄尋常之道路而構空爲複道御風爲飛車者也通之事自若且益疾而向之徑陌塗術皆可加鏝耡爲畎畝則生者滋多矣雖然有其利者又未嘗無其害也無行地神矣而絕迹者又未嘗不危也故鈔之爲業不儆不得其術者之未或不敗也就令致謹而爲之亦有時焉禍發於所慮之外雖有智巧末如之何也已

假使國受外侵而都會失守夫都會固鈔業之所在而鈔業又三品之所儲也一旦積貲悉歸敵有則國之楮幣皆爲空券其亂紛錯亂較之無鈔而用三品者相去懸矣貿易之事無以爲中賦稅所存半皆資鈔神京易主所持者舉不足以爲軍與兵

食之資則較之用三品而未嘗行鈔者光復愈難故有國之主欲其地之可保抑其地之或失而易復不獨宜令行鈔不得溢額已也又當使國中通財輪轂用鈔者不得過多則亦思患豫防之一端云爾

案斯密氏此言出於乾隆中葉而當時歐洲內地各國所爲常冒其所切誡者故法蘭西革命拿破侖力征諸邦民生塗炭而元氣不甦者幾五十年當是時英以島國自完其間坐享厚利駕得祿兵威之震則亦財力之有餘也又嘉道間德人理斯特嘗發憤而論理財於斯密氏之說多所出入而所大聲疾呼則誡洲中人勿戰令英國利權坐大而已至今英人哆口動目輒言商戰夸海權而其實非英之自致皆歐洲各國使之然也古者六國紛爭秦人得蓄其全力以制天下近者甲午之役東亞之勢坐以魚爛古今東西世局若重規矩如此列強林立之世勞於戰守者皆善內政而不輕言戰者之資也區區制鈔抑末耳

鈔之可以酌盈劑虛者以國幣所通常有二塗之故有行貨與行貨者之通有行貨

與用貨者之通。今夫或為金。或為楮。行貨與用貨者所通之財幣。固未嘗或殊也。然以日用之各有所急需。故同時所儲之財異物。在市之貨。商賈之所供。與民所分購而用者。其值等耳。顧貨之轉於商賈者。其聚。而貨之銷於國民者。其散也。貨聚者值亦聚。貨散者值亦散。聚故所通者多完幣重寶。散故所通者多輕品小圜。編戶之家。淺雜米鹽。日用所不可無者。皆甚輕之品。若先令若便士若半便士。其最急者也。且輕幣流轉之疾。什伯重者。故先令之流轉。疾於鎊尼。而半便士之流轉。又疾於先令也。夫貨萃通國之所雜求。與商賈之所總供者正等。而其中交易之事用無多之泉幣而已周。蓋品輕而流轉甚疾。一枚之用。當數枚也。

案通幣分二塗。此斯密氏所獨明而關緊者。鉅所謂商與商通。又有本國異邦之分。大抵銀市之變。起於本國商群者為最多。而異邦商業變動。則多由用準不齊朝暮騰跌之故。至於民間通行錢鈔。時有壅通。則由市井制錢之多寡。三者其原各異。言計者所宜分別者也。

籌此則知所以酌劑楮幣之術矣蓋劑鈔輕重大小不同能使之併通於行貨者之家抑兼通於用貨者之衆也今日倫敦之鈔皆十鎊以上故其用多在行貨之商賈常民得一十鎊之鈔欲購五先令之物而須出而易之然則此鈔用者方四十之一其物已歸於行貨者之手矣蘇格蘭行一鎊之鈔則編民家而有之往者有十先令五先令之鈔則楮幣徧市廛間北美初塑鈔有一先令者英國之納克沙有半先令者則交易之事無往非鈔而三品登寥寥爾

楮幣名數小輕如此則治鈔業者不必多財嗜利弱子皆爭為之其人署五鎊一鎊之券持以入市莫或受之及以一先令若六便士散而行之則受者無為斷斷矣然其勢必多敗負且所負者多窮窶小民而於國有大害不僅小小不便也故為規中制宜令鈔行無下五鎊者此在英蘇則將與倫敦之十鎊者同功而前指之弊可以免矣

案英倫版克於前稘行十鎊五鎊二鎊一鎊之鈔至一千八百四十四年則議院禁五

鎊以下者蘇格蘭爰附關禁一鎊以下民皆使之

一國之鈔行其大亞而禁其小楮如倫敦然則市中金銀可常不乏如北美如蘇格蘭其政反此無幾何金銀蕩然至禁楮行亞眞幣又稍稍出近者蘇格蘭收五先令十先令鈔金銀稍復也若並收其一鎊者金銀眞幣勢將更多北美近事同此

楮幣雖行大數而禁瑣小者謂商之受益自若也方未有鈔業時商賈藏庋見財本以待他商非時之支索非以待購貨而用之者也購貨而用者皆予商者以見財而非取見財於彼故雖鈔之行者皆大無小版克之豫息賒貸自若商之不必藏弆見財自若其受版克鈔商之益自若

夫民與民交不相溷而各得自由者人道之正也故或謂鈔商其券割符無論其數之微鉅而有其樂受之者國而立法沮其爲此則爲侵民自由而非絜矩之治不知自由之說重在於人無損今使一二家恣所欲爲而不顧一國一群之大損則是一二家者誠自由矣而如通國之不自由何設故圖利而害市廛有國者所必禁而鈔

商之獎勵必卒由議院之所定而後行也

夫署楮以為財而署者之財力為民之所任又無論何時持請兌幣皆有以應而不虧則其物固與真幣等而物之以是易者其貴賤亦當與以三品易者同也乃或謂國之泉幣得鈔忽多財多而物產如故則物價將貴於其初驟聆其言似若可信不知鈔之所益彼金銀之去而他用者如之則物價無由貴也蘇之穀價以一千七百五十九年為最賤當此時鈔之行者獨多而自前稘初年迄於今日穀價未嘗更賤英蘇二境鈔業衆寡今昔不同而穀價之比例相若英多楮幣法乃無之而英之麥價同法至如休蒙所指糧食極貴之二年則天時之為以與鈔業之多適相合耳烏可援為證論乎

至於私家所署之諾券則大不然蓋鈔之所以無與見財者以隨時可轉故也至於諾券或署者成約不同或守者事情中變或年限未至券不可貰而此時又無所得息如是之楮雖亦名財其所值自與真財迥別特其相差之數則亦視情事難易則

限遲速之不同而因爲高下耳

數年前蘇格蘭販克每於所發鈔票別加標識或見票即支或及期始付期則按加息利行而漸濫致有鈔者大抵不能即得見錢行之市間遂以折減制議院倡禁半鎊及五先令鈔同時並禁鈔中不得另加標識於是英蘇鈔值始平而民便之約克沙行極瑣之鈔有六便士者民欲持至索錢則須積至一幾尼之數而後總付於是市間亦折用之制英議院禁之而并廢二十先令以下之鈔

北美英之屬國也其行鈔與英異制政府設局頒鈔令民行用同爲法償約若干年後始可轉錢而若干年者又空行無息雖官局堅固不俱然以通行歲百息六計之十五年百鎊之息則四十鎊也國而奪此於民雖亞洲專制之治其取民無藝不如是矣故論者以爲攘奪之政殆無以自解於人言也又彭斯爾花尼亞政府於一千七百二十二年行鈔患民折扣則著令用鈔而與錢齊法償或祇者罰作之亦暴政也然其令無效者蓋國家苟不順理務強取於民即以一先令爲一幾尼度不可

者。上有所負以是償之民雖狼厲。無如何也。特欲使民持一幾尼之貨入市糴以價一先令者。即峻法痛繩。不能得此矣。常是時英倫貨幣行美洲者。於英百者。於美乃百三十至千一百不等。視其地行鈔衆寡。與轉貨年歲遠近為差。而本國議院令屬國鈔入英者。皆不得為法償。因其所矣。而屬國輒訾其不公。何耶。

彭斯爾政府出鈔。視他部為持重。故以抵通行金銀。未嘗折減。然亦有術。官局未出鈔。先令國中諸見錢。皆故昂其值。往日五先令者。作六先令三便士。俄而增至六先令八便士。故雖未行鈔而用眞幣。其地之所名。已減什三。鈔之所折。罕過此數者。不折於鈔。先折於錢。是不折猶折也。方其令國中增昂錢值也。當軸意謂如此則鈔行之後。金銀泉幣。不至外輸。輸之將虧折。獨不悟從此外來貨物。皆將與泉幣之所昂者比例增價。則外輸如故矣。此眞物情常同。而人意自變者也。

屬國之鈔。許民用之以納征徭。完賦稅。無所減。與初名者同科。則其鈔雖不可即轉。然亦不廢。惟所頒之鈔。其數過征徭糧稅之數者。則其值又不能不比例折矣。今使

爲民上者行不轉之鈔而定民之納稅必得幾分爲鈔布此令者常能使鈔值轉高又使造鈔之局其出鈔之數常不及其納稅者則鈔值之逾眞幣與所不及者比例荷蘭國鈔以兌換金銀多者常百四五名曰亞[illegible]其故以此然其事於國計無益也鈔制多端漲折互有顧鈔自變耳於百貨相待之情無能變者故無緣鈔賤物價或昂人乃驟駭此兒童之見也大抵金銀之貴賤而物價因之有低昂者一視礦產之肥磽入市之多寡二視人功之奢約轉輸之便難二者之外物值無由變也

鈔商造幣有節而應支信則國家可一任其所爲無勁爲大擾斯害矣槪近三島之內版克如林而愚民或相驚而商業反以益安蓋同業日多則經營者益愼長慮却顧不能行溢額之鈔而常防羣集之支索由是造幣者寡而商有垠域分之既衆而獨任者輕即有僨則所波及者狹又以競者之衆也故商賈之賒貸滋無艱而息率趨薄若夫通功易事果一業利民則宜縱令自由廣其競趨而後風氣日上者固不惟鈔業一端然也

案斯密氏之言鈔也。其所指使民利用之由。若專專於其物之不費者。雖然此不足以盡鈔之美也。治化之天演日深。商群之懋遷日廣。易中爲物。欲專用三品之泉幣而不能。多則滯重難以轉輸。一也。秤量計數。繁瑣費時。二也。虧減弃不周。剪鑢耗益。三也。凡此皆三品泉幣之所短矣。是以東西二洲。不謀而合。場市略廣。貿遷自生。蓋即使楮金二物。製費雖均。民猶舍金從楮也。又有便者。楮幣製發多寡。可以應時而立。其通商盛大之區。貿易進退。如潮汐然。其有待於易中也。時急時緩。三品之幣。鑄造需時。使市業必待此而後通。則常不及之勢也。往者北美諸部。常以其地鈔業之有無。爲商業所向背。往往以創立稍遲。坐失大利。理嘉圖曰。鈔者易中之極則。但使爲制信而操縱得其術。舉國行鈔。民乃愈休。蓋鈔之所可慮者二端。而大抵皆形於差數。一曰用方亟而少發之。則鈔之値將過於所名。一曰徒行用而不可轉。則鈔之値必劣於所名者。二皆病民。而其後尤劇。故其擬英倫版克章程。謂宜定制。民持一緡斯法金易鈔。常得三鎊十七先令。不得勒勿予。而持

鈔易眞者版克金鎊即少得以金鋌兌付按泉局所定衡色）每霸斯値三鎊十七先令十便士半與買入者稍別）與之如此則鈔常足用而亦無詮額時矣理言如此後有議鈔者可鑒觀焉。

又案今天下無眞易中理家圖謂鈔爲易中極則然鈔必準金以行而金之本値無定至於銀爲本位愈難言矣中國今日易中之患最烈且無及其餘但以田賦官祿言之則可見矣夫忠信重祿所以勸士國未有祿不足以恤其私而可責人以廉潔奉職者至其人以他道自補吏治尙可問耶彼西人言我內政咸謂中國官吏無廉恥嘐笑嚾囂無不至嗚呼豈眞中國有貪泉耶 國家沿元明制祿時殊世異已五百年而用其易中不迻故以詔稱言使今日仕者而廉必非人而後可耳然則居今而言治理不自更定田賦官祿始者雖聖者爲之猶無裨也矣計學家斯古略言易中求無變者必不可得然時時知其升降舒蹙之度而謹劑之則道國者所不可不留者也其術取國中百產每歲平價列之爲表十年以往前

後相有易中之情可以粗得爲之既久至於曲線可推而後據之以定田賦官祿與易中進退相衡田賦官祿既定則其他度支皆可比例升降嗚呼此眞今世當務之急也

篇三

論人功有生利有不生利

舉世皆勞而收效各異有致力於物而物値以增有用力雖勤而無後效前曰能生之功後曰不生之功今如製造之夫以其功力被於物材成器之後其値遂長巳之生業以進主人之贏利以多皆生利者也至於使辟使令之人其勞亦至而功不被物去而無跡是不生利者也工師廠主出財雇傭其財無損過時而復且有贏利便辟使令之功雖勞無所復也人以多雇工傭而富而以多畜使辟使令之人而貧其明驗矣雖然必謂使令者爲無功抑其功爲無所値則不可是故其受傭廩與生利者同獨製作者被其功於有形可以轉售交易其成物歷時甚久猶存人間今者以

功成物他日由物又轉爲功二者之損常若相等至於使令者之功因匪所寄則莫可轉事竟力消不可得復

由斯言之則所謂不生之功不僅使令之賤者已也王侯君公降至執法司理之官吏稱戈擐甲之武夫皆此屬矣夫國之設官治兵實以云乎實皆在公之隸而仰食於生利之民者也非不知其業之可貴亦非不知其人之不可無而謂其功存有形食而無耗則不然矣彼之所職者一國之治平民生之安集也然而今年之治平安集不可轉爲明年之治平安集也其去而無跡乃與前之所謂使令者同科品上者若官吏師儒若醫巫若文章之士品下者若倡優侏儒鬭力走馬其功雖貴賤迥殊輕重各異而皆去不復留當生則毀則皆不生利而致貧者矣

案斯密此言大爲後賢所聚訟徒尙有形之利而不數無形之利知民力之生財而不察民德民智之有關於生財尤鉅於養似爲未安然其言蓋有爲而發二百年以往歐洲列國財耗民力者大者在武人教師處貴位尊勢食祿至優而於群

無稍稍踈其心孰謂其言無害耶不然斯術豈不知國治而後可富理明而後功審也哉

總一國之民無論或勞力或不勞力勞力矣或生利或不生利其得養於地之所產民之所出則均敵一國蕃殖只有此數惟其養徒食者數寡而後賴能生者數多賴能生者數多而後國之所殖乃蕃設一歲之中地之所自生者敵論已至於其餘則因勞力所爲生利之功者之所出也

國之蕃殖雖以其終事言之不外贍民衣食與益貲財而已而方其作殖之初則其用大抵有二一曰補復母財或聚糧食或鳩物材或庀器用缺者補之舊者新之此其最鉅也一曰分給息租息者役財興業者之所得也租者斥地植作者之所收也其爲分於農功最易見每歲秋成具母治田者取其大分以復其前費之母而其餘利則息利與夫有土者之租農既如此工亦有爲成貨入市其得利之大分乃以復母其次則息利也

總此歲殖。其補復母財者。將仍為母財之用。須餼廩具物材。皆以贊生利之功者也。至於分給息租之一分。則或資生利。或養不生利之功。難以定矣。人有財產而斥其多寡以為母財者。無不企其復而更益贏利也。故其所養。必皆生利之功。在彼則為母財。在勞力者則為歲進。如所養者為不生利之手指。則其財不名為母。而為即享即用之支費。

不事事之民。不生利之功。因皆仰給於歲殖。其給之也。或在分償息租之歲進。或即在補復之母財。蓋母財所以僱工。而工者取資衣食之餘。亦或費於不生利者。今如畜養奴廝。不必有地之世家。役財之鉅賈也。廢俊之匠。固亦為之。或以為作劇觀伎之資。或以納狗馬於廖之稅。二者雖有游侈急公之殊。而以資不生利者一也。惟既用補復母財。則必先為生利之用。而後有以及不生利者之家。勞力者之得財以供諸費也。必其力之既鬻。業之既成。而後能之。且其數常不吝。勞力者衣食日用之外。所餘固有限也。然而中工以上。常有少餘。故其供賦也。數微而積多。則亦可恃也。總

之不生利之功之所待，待於分償息租者多，待於補復母財者少，息租所贍多不急者，故可出入於生利不生利二者之間，而人意嘗樂出於不生利之一途，援陷沮阱之主，激舜之樂，俳優之笑，不絶於前，素封豪賈之家，車騎之都，賓從之游，無間於日，則知租息二者費於無所復者多矣。

案由此觀之，則國家責賦於民，必有溢於國中，游民少而食力者多，必其一歲之入，有以資日用供事畜而有餘，而後有以益國，若使勞力者之所得，僕然僅足以贍生，則雖桑孔之心計，秦隋之刑法，適足啟亂而已矣，故曰民不畏賦，在使之出重而輕。

是故欲知國中民功生利與不生利二者之比例，視每歲國殖補復母財與分給息租二者之比例，其比例，率富國之於貧國，有懸殊者，譬如今日歐洲富國，其土地歲殖，太半皆以復母財，而其餘乃分償田主之租，與治田者之財息，往者小侯衆建，各私其地之時，田事斥母不多，以少半復，則爲已足，其所謂田費者，不過數頭羸畜，縱

之不治之地。佃以不敎之獨。況此區區亦多田主之所界。則舉地所出。皆田主之息租矣。耕者多地主之奴僕。身家產業舉非已有。時平則為役屬。戰爭則為卒徒。古之農事如此。今歐洲田主所收無過三四分之一者。而田野治闢。地產日優。即此四分一之收。過古常三四倍。蓋農功日進。故其率日減。而其實能日增如此也。

案羅哲斯云。前文所言稍乖事實。考之英國。去今五百年前。農母與田價相比約三之於一。及今反是。農之用母與田價相比殆一之於三。蓋田功進而地力優。事固宜爾。至於歐洲田租增古則五六十倍。而所收麥及他穀不過方古九倍。則斯密所謂率減而實增。亦失考也。大抵英之地產殆七倍於五百年前。而田租之增。則比例為進也。

至於商賈之業。在歐洲繁富諸部。其用母亦於古為多。古者商織工賈需母固微。而贏率或厚。考當時息率。什一則贏者必甚充。而後有以償此。至於今日中富之國。息率無過百六者。而尤富厚者。則自百四至百二不等。故商利雖厚。其用母財亦鉅。非

若前者之母輕而利重也

案謂古之贏率必先以其時息大之故則須證古之經商者貸母爲之而後可否則一時息大不足以云贏率與俱優也息率之大生於二故一視貸資二家之民數相待之多寡二視其當時民信之何如與贏率不相涉也

故富國之歲殖用之以補復母財者過於分給息租之數其比例既大而爲數亦多故其歲殖以養生利之功者亦過於以養不生利者蓋使養不生者多則必分給息租之數先大非不知分給息租之財於二者之養不必有所擇然以養不生利者數終多也

今若取其簡而易明則試謂補復母財之款爲母財謂分給息租之款爲支費則母財支費二者相待之比例大爲民風勤惰致滯之所關譬如吾英今日之民勤於昔者緣今日國財區之爲母以贍勞民者多於三百年以往也三百年以往之民勞而無獲乃多惰游其言曰與其作苦而無獲不若嬉戲而無餘大抵工商業廣之區其

民皆毋財之所贍履故其用力恆勤而志存矣求進而婧欲博自以日鄰英與荷蘭之民多如此者設其地爲都會而爲王侯印第之所州處養小民者不在毋財而在豪族貴人之支費則其民皆流婾尚美衣豐食而無積聚如義之羅馬法之華賽爾康逸尼方得不洛諸郡是已法之幕府諸郡（此係當日國制與今絕異）司理居之爲訟獄之所輻湊小民生計仰於官吏與詞訟者之支費其民乃佚而貧矣惟鄂盧恩播爾多二郡以地勢形便爲商賈要區其民稍異鄂盧恩者巴黎門戶受外來之百貨播爾多者法南歲釀之所聚前者內輸後者外轉也其所便如此故商賈就之而民業興他如巴黎如班京之馬得立如澳京之維也納民風皆澆矣歐洲京邑若倫敦若力斯彭若葛彭赫根爲都會而其民不偷者亦以所處最優舟車走天下百貨所轉輸故其效能如此至他京師雖有商賈所通轉者不外本邑之所銷售欲斥毋經營其地令如製造處所物產行天下難矣無他民恬難用前此英蘇未合之先額丁白拉非製造商賈之邑也自議院廢國之王公貴人不居其地而後民業稍

稍興焉而法司權部猶在故民勤不及格拉斯高（格拉斯高於千八百八十年上計富庶次倫敦）吾見大鄉之民於農工之業已甚進矣嗣一公侯貴人起宅移作其中鄉之民業乃復就耗而糾戶貧孫如初由此觀之欲知一地居民之勤惰察其生計之仰於母財支費二者之孰多足矣仰母財者民興仰費者民滋民滋則生利之業自微生利業微則歲殖日退而庶富之象殺以衰矣

一國母財之增必由儉其損也則由奢侈與安逸所以曰由儉而不曰由勤者蓋民雖必勤而後儉有所施然使徒勤不儉其增無由故儉者增之切因而其先之勤與否可勿論也今有人於此節一己之支費而蓄之於母財是母財者彼自用之以勤生利之功可也或以貸人使當生利之功亦可前之所為則收其全贏後之所為則分其財息夫一人母財之增舍節用無由得則知一國母財之進非禁民之儉約莫由來

案穆勒約論曰凡母財非節用其物不生非斥之以規後利其用不著故其界說

曰母財者節用成積而用之以規後利者也雖然一國之富不必盡為母財也必有蓋藏以待非常之費

是故惟儉有以獎勤蓋儉而後母增母增而後勤者有所藉手而致力以其有所致力而勤民乃以日多一國之地產由生轉熟所殖日優由此勞力之民多而不惰由此

案由此言之則富庶之源皆發於儉矣然計學家則謂民增之限視食而庶之為量又視日用飲食所謂民質之崇卑使民質崇則過庶不易而所患或稀若民質甚卑則過庶易成而所患棊矣徒儉非不足以救之也民儉之患如此此又當與前說參觀者也

每歲之所潎其耗而不留固也乃每歲之所畜亦耗而無遺其耗一也特耗之之民異耳今如富家之支費或以待賓客或以養僮奴誠食焉而無所復乃即斥所畜以規後利而既斥為母之後亦欲無耗不能而耗之之人大異若傭工若匠師若將作

譯書院印

費耗者也。惟耗盡之後，復其母於所成，而歲利附之耳。故節嗇之家，歲有所餘，以爲母以養勞力生利之功，其所養不僅當歲之業已也。一養之後，歲歲無窮，母轉爲貨，貨復轉母，且此不必國有刑憲，工有盟約，以開其爲此，禁其爲彼也。利實顯然，民自守之而不變也。是故財一爲母之後，其繼今所養，必皆生利之功，而永永無絕者，自然之勢也。

至於不終爲母者，亦有之矣。豪縱之家，歲入不足，則蝕其母，蝕母則移生利之財，以從其不生利者。蝕者其母，遂並其所生之子而亡之，於是歲產以微，而國財坐減。故一國之豪侈，使無節嗇之民以與之相救，勢將奪勞民之食，以贍無所出之惰民。其敝不止自貧而已，設假必貧其國。縱豪家所糜費，非外來而皆爲其國之本產，其有害於一國之母財，而使生利之民失養者一也。蓋母財既虧，則必奪生利者之食，以贍無益之功，生利之民日寡，則國之歲殖亦微者，勢也。議者謂豪侈所銷非外貨，而本產則金銀不出境，貨雖銷而金銀仍留於國，故爲無損。不知使此財不耗於無益

之功。而以養生利者。彼將復出於成物。而贏利附之。金銀之不出境同。而已費之財變其形而猶在。不見少而加多。前者一而後者二。夫豈豪侈者之所敢望乎。且使國之歲殖日微。則所謂仍留於國之金銀。其勢亦不可久也。夫金銀者。通轉百貨之易中。得此而後散糶售予。欲得農工商所出之交易便也。是故一國易中之多寡。常以轉農工商所出之多寡爲歸。不能逾過。亦不能甚不及。顧所轉之貨烏從來乎。非其土地人民之所自殖。則必殖之於外邦。易以本產而得者。然則國之歲殖微者。其所轉之貨必與俱微。所用易中亦以減少。而舊有之金銀有贏不用者矣。然此贏不用之金銀不終贏也。王者必將役之以求利。求利而國中無所用之。則雖嚴刑峻典。禁勿外流。彼必輸之外邦。而致本國可銷之物。歲殖所不足者幾何。此金銀之外流者。必與之同其値。當其盛旺。出內產所有餘。以易外邦之財幣。及其衰耗。則出財易貨。以補所待銷者。故非金銀出境而後國貧。乃因貧而後有金銀出境之事。出境者所以救貧也。但歲殖不增。則金銀之能救者。亦無幾耳。

富而進益之國其農工商之滋殖日多多則所得以爲通轉之易中亦進其勢必祛滋殖之一分以取易中無論何所有金銀皆其所與易貨者矣惟國富而後金銀歸之非金銀多而後國富也夫金銀之價大地一耳礦工有衣食轉運有舟車更費之餘必益之以羸羨凡國能其價而需某物則微論產於何地其物自來此不關金銀抑他物也使其國不需是物是謂綴旒綴旒而久不去者未之有也

是故國富之實存乎滋殖而世俗淺夫則指其中所用之黃白兜之無間爲此爲彼其豪侈者日爲貧國之事爲群之仇讐其節嗇者日有富國之功爲群之父母意不必存而功效自爾不易之理也

案近家以儉爲賢豈不然哉乃今日時務之士反惡其說而譏排之吾不知其所據之何理也斯密言儉者群之父母雖然但儉不足以當之也所貴乎儉者儉將以有所養儉將以有所生也使不養不生則財之蠹賊而已烏能有富國足民之效乎或又云奢實自損而有裨民業此目論也奢者之所裨裨於受惠之數家而

已至於合一群而論之則財耗而不復必斃之道也雖然一家之用財欲立之程訓必如是而後於群爲無損則至難定也於此國爲小費者於彼可爲鉅者法之巴斯顆英之耶方斯皆論之矣大抵國於天地耗民財以養不生利之功者蓋亦有所不得已奇技淫巧峻宇雕牆侈舞酣歌服妖婦飾此可已者也而兵刑之設官師之禁則不可無者也使其無之將猖獗而所喪滋多吾聞天演家之言曰民德猶下邪治云滋其不生之功必衆而民生從以不衛今夫各國歲縻萬萬張海軍而治陸師者大抵欲自爲其無道而禁人之無道耳司李之官歲祿最厚督工之保傑於執功凡此皆民德之不可恃而侵欺者繁致之也使其不然則省之以厚民生者豈不鉅乎雖然兵刑官師之必不可廢固也而必立爲之制於國之四民賤其三而貴其一使一國之聰明才力不作出於生利養民之農工商而皆出於耗財治民之士大夫而又雜冗而不精濫多而無用使削者而倍其國之日趨於貧弱且亂非其所敗且夫兵厲不精其害尤烈此學操兵而業殺人者固皆操

耒耜而業食人者也。一云募兵則使生者益寡。食者益衆。已去病矣。然猶曰此所以衞生民而保積聚者也。而今日之兵。其衞生民保積聚。又何如乎。時平則糜糈餉。臨事則乏軍興。事後又有兵費之賠償。衰衰下民。遂此天罰。竊以爲國之額兵。宜居小數。蓋今日軍旅之事。難在訓將。不在練兵。誠使軍制齊均。將出學問。則臨事之時。固可化一以爲十也。使其不然。多乃益敗。一挫之餘。不可收拾。徒竭國力。復何益乎。

前謂損國毋財。在豪侈妄爲二者。夫豪侈之害。既如彼矣。若乃妄爲者之害財。與豪侈者常無異也。其籌之不周。其功之不齊。若田農礦功漁務洎夫他工賈之業。坐是敗者。皆足以耗國財。而令生利之功。匪所養也。雖此數者之用財。必皆耗於生利者之業。而因其鹵莽。利未出。復抑復之。減削則日月之後。國之得本寖微寖亡。故曰害與豪侈者無異也。

廣土業民之國。基局既牢。雖有豪侈妄爲之民。其害常伏而難見。夫樂由勤儉以求

善其生者民之恆情也前者之所損常不敵後者之所加此其勢之所以不傾也

衆庶同治之世俄羅斯貧乏之特甚小民之所勤積每不敵貴人富賈之所虛糜虧折者故其時母財耗而外債日增然則斯密氏所云亦有不盡然者矣

蓋縱侈放流之失根於一時之情欲方其盛熾遏抑固難然其勢每不可以持久至於勤儉積畜之事則起於人心求進之所同孜孜然如掘井之求泉閔閔衛若嬰兒之望長自有知識至於蓋棺未嘗或已也夫謂一身之中有怡然自足之一時不復望進不復願餘者其人寡矣既樂求進矣則太半之民常以加富為進境之最質而加富之術又莫若撙節歲入之常可行也故縱侈揮霍之事雖為常人所或有抑為一二人所常有者而察之衆民之中求之畢生之際則一國之內儉嗇之用常倍徙於奢侈之行也即以妄為而論經營之事民智屬而德優亦善而有功者多不善而敗仆者少今者市中人語輒曰倒閉歲多然試合一國而言之則千賈之中倒閉者殆不過一人而止商群日廣倒閉之禍乃人生受制最酷之端中智之夫莫不知避

若夫人情之變則錢如餡是固不可以常理論矣

是故國家之傾敗貧竭也恆由官吏之放恣而不由民庶之驕奢夫一國之租稅每歲之度支已爲不生之費矣宮寢朝廷之美富百爾執事之雍容神甫牧師之嚴重步騎操縱之張皇當其隆平既非生財之衆四郊多壘又有軍興之煩就令有取於敵而以比居平養兵之所糜費乎遠矣故王侯君公大夫將卒者不能養人而常待養者也使制治者不念其爲竭民膏脂耗損國力之衆使之相乘益甚浮虛冗濫其國歲殖所費日多勢且無所孑遺以贍來歲勞民之食則乙歲之殖不及於甲丙年之計更遜乙年夫上供之費法宜止於支費之中苟浮濫之餘國之度支盡此而猶不足則其勢不能不侵母財母財既侵息租益乏民雖極於勤奮而損下者終不足於益上此叔季之世所以流離者衆而國月削日微也

雖然國至於此極者蓋亦罕矣大抵國中儉勤之民爲數常多而其力至大其勢不獨有以補偷民之侈靡且有以救君上之驕奢修業厚生之意清淨純一而無間其

力常流於閭閻畎畝之間始也一國之進化以此民生之樂利以此而美俗既成之後毀之亦難故雖爲上者不幸敗度亂常其民力猶足自完而彌縫其敝此如生人之身既成丁壯之後雖偶有陰陽之沴災庸醫之誤治而元氣未漓終有以自復其常體也

夫欲一國歲殖之益多舍生者益衆爲者益疾無他術矣欲生者之益衆道在食功庀材之母財廣欲爲者之益疾道在利其善事之器而分功審然則二者皆益母財而已利其器者益常住之母財也審分功者益循環之母財也故國有紀乘若取其二時之富厚而較之顯然見後之歲殖過前時田野加闢工業彌繁商域彌廣則知此二時之中母財所增衆矣後勤民之所積較之惰民與在上之所耗者必倍蓰不啻無疑爲國殖之進各國同之使無內訌外侵而民生樂業則雖制治未善其進而加富自若也特欲考其實所取二時宜略相遠蓋國財進境極漸而進使二時太近則不特爲進難知而人情蔽於目前往往因數業之失利幾處之偏災遂恢然謂生

計之日促。而其實乃大不然也。

譬如今日英國之饒富。凡土地民人之所殖登者。持較百餘年以往當察理第二復辟之英國。其溢過之固無疑也。而乃居今之日不五載以前。有人著書極言民庶之流離。田疇之蕪廢。百工衰少。商業耗虧者。此其見非出於黨私門戶之忌嫉而故爲呼籲以聳當塗也。彼方深信極喻其爲然。故不惜號咷聲嘶以諷同國。其本於至誠如此。而其所采之觀。乃大謬於事實如彼。吾故曰較二時之國財。其取點不宜太近也。

若夫世治降而彌隆。國財降而彌進。大都皆然。無或爽者。今若以察理復辟之英國。持較額理查白之代。則又進矣。以額理查白之代。持較約克與闌克斯特互爭之時。則又進矣。而以此時較之威廉開國之世。以威廉之世較之撒遜七部之世。其差數又將顯然。夫當撒遜七部之世。英之貧窶可謂極矣。然以比凱徹至止之時。英之土著與北美之原種無以異者。又未嘗不大異也。草昧降開。民生漸裕。有灼然無可

疑者。

其有害民生之事。世而有之。蓋不止公家之暴殄。民庶之豪奢。與夫黷武窮兵。致國財不養能生之功。徒費不復之費而已也。甚至內訌方深。國民廢業。虔劉竊奪。蕩無孑遺者。亦世有之。即如自察理第二復辟至今。吾英號爲幸國矣。然其間勢亂敗危之事。夫亦何可勝書。使其前知。必將謂繼斯以往。不可爲國。若倫敦之大火。半城盡爲灰燼（康熙二十七年）不旋踵而大疫。民亡其什二三。其後英荷之兩戰。雅各之民訌。愛爾蘭之內亂。法蘭西之四戰。民變之再興。此皆復辟後事也。英法之難不解。國以負債者百四十五兆。合之前後籌防善敗之費。蓋糜者不下二京。凡此皆國本之所以致虛。民生之所以無羸者也。假令天福吾民。幸無此釁。則將移此爲厚生之事。不知淺進之數。增者幾何。是中宮室之加多。畎畝之加闢。工之所造。商之所通。百年以遙。雖有精計之夫。不能算矣。

○案自拿破侖放流絕島之後。英之無大兵革者。殆百年矣。而美利堅自華盛頓建

國以豈四封安謐故至今英美之富庶遂甲五洲斯密之論所謂懸諸日月不刊者矣顧其間如亞洲之波斯土耳其諸國歐洲之義大里西班牙不端者亦數十百年其國不能稱富則何耶豈得天時地利之不若耶羅哲斯曰國家告富之事邦國外侵不若庶民之內訌庶民內訌不若秕政之時行蓋邦國外侵之變待之以給歲民賦猶不足則借貸以償之皆歲殖也故其害在子而不在母至於內訌則不特勞民能業而戕賊殘毀所謂常住母財者往往將數百年之所經營然猶不及秕政之害也秕政行民之身家不保將群之所待以立者舉以蕩然尙何論於財富乎

國家用財不節致吾民進富厚生之事毀而難期則有之矣而欲絕民財進長之機又不能也今吾英士宜民巧之所出固遠過於百年以往者由是而知其所用母財必亦遠過百年中彼操柄之人朘削吾民可謂不遺餘力幸厚生之性民有秉彝上之所靡終不敵吾民之所積又幸英律差平下民之執業治生可惟所欲爲非其上

所得過問。此則英國所以早財致富之命脈。但使此制長存。民之生計。可無慮也。獨是英自開國以來。從未嘗君上恭儉爲民之福。上行下效。故亦無崇尚儉德之民。昔政府嘗總總然慮其民之不節。致嗟爲之頒立法令。曲防事制。非徒無益。抑倒甚矣。彼謂民飲食衣服。須有等差。毋許僭濫。又禁外國奇物。勿入邊境。諸如所爲。多可笑者。不知國有侈民。卽存公等。識欲崇儉。理從上先。使上而儉。吾未見小民之以奢自累也。

案羅哲斯曰。斯密所指。蓋先英之日用律令。今則廢不用矣。當斯密時。尚爲民害。故其言如此。考古今所至不同者。今謂國家民之公隸。古謂君上民之父母。既曰父母。則匡拂勞來之政。樊然與矣。卒之元后聰明。不必首出於庶物。其爲顓愚計者。名曰輔之。適以錮之。名曰撫之。適以害之。生於其政。害於其事。此五洲國史可稽徵。以知其然者也。是故後之政家。僉謂民之生計。祇宜聽民自謀。上惟無擾。爲裨已多。而一切上之所應享。下之所宜貢者。則定之以公約。如此則上下相安。而以

譯書院印

富史遷申老之言曰善者因之其次利導之其次教誨之其次整齊之最下與之爭又曰此豈有政教發徵期會哉各勸其業樂其事若水之趨下日夜無休時不召而自來不求而民出之豈非道之所符而自然之驗耶其丁甯反復之意可謂至明切矣

儉則國之母財增奢則國之母財減所出正如其所入者其母財不減亦不增而有同爲奢矣以其用之不同而於國有異效蓋物有耗之今日而明日所耗如今日者有其物可久今日既耗則明日不必耗者譬之多財之家日食萬億賓客豪飲群奴大嚼多畜狗馬外作禽荒此一術也其有斧藻楹桷劘治林墅几榻精緻廣羅圖書此又一術也其有加意致飾則瑠瓔珞金剛珹玏灼爍滿前此雖更鄙亦一術也其有綺繡金羽衣裳滿箱宛死之日誰復揄曳此雖最劣亦一術也今設甲乙二富郎甲之侈靡出後三術乙之恣肆用前一術將甲之所爲日見其積今日所有較昨爲多而乙則不然事終所有較之方始無所多也故日月之後甲將比乙爲富凡甲之

物固不必悉如其原位而乙之所費乃無一餘者
家既如此國亦有然若宮室若器皿富者之所有也年月之後將爲中戶之所資富者既久而厭之他人購取不必原價也故一國之室居器物將以漸美國久不被水火刀兵者往往中下之民享富貴者之奉其物尙完善也而其主已易使非人情之厭故而喜新則中下之民勢必不能自作而自享之也賽摩爾之舊第今爲旅館雖各第一之昏牀其后搬之丹麥者今在丹和林酒肆中每經數百年古邑見其中無一宅焉爲居者所自建廣宮華堅數十萬卷藏書石像圖畫及他骨董尤物紛羅皆前人之所遺棄者此其物不僅飾觀而已質一地一國之所永寶而爲聲明文物之徵者也如法之華賽爾英之威勒登斯矣是已義大里之財力不足道矣然猶以舊國多寶藏之故尙爲文物之邦問當日爲此之人致此之力則無有存者矣
然則費其財於可久之物者有形而易積糜其力於一晉之奉者旋滅而無餘明矣且費於可久者易於改行糜於旋滅者難於更張也今使有人於此前者僕指百下

矣。忽裁其數於甚少。前若廣筵盛設矣。而忽變為數盤之陳。前者車馬雍容衣服都麗矣。而忽徒步杖藜冠屨純素。若此。有不為旁人之所訝。而謂其事有失意者耶。故修習既成。不可卒變。變必有所迫而後為之。而費財於可久之物者則不然。事土木羅金石收圖書。一旦覺其所為之過。為力所不任。幡然而改。固無難也。旁觀者亦不從而譏其後也。即有識者。將不曰其財之不供。而曰其意之已闌也。

又有進者。費財於可久之物。則其所養者常多。費財於即消之事。雖日膳百人。惠亦福也。夫一夕之宴。將割百筵。旨酒千壺。所餔可謂廣矣。然其究也。饗者半。毀者半。饕而餮者半之中。又有半焉。向使如是之費。用之雇梓匠攻瓦石。將涓塵之施。皆有受者。且其所養者多生利之功。則於國有益富之效。雖侈而未嘗侈也。

是篇所論。不過推事勢功用之所極。而於心固無所偏主也。如曰養生利之功者。為仁人為義舉。耗於不生利者。為不仁為非義。則大不然。吾所言者事效。而用意之美惡。非吾書所有事也。即如前事。費財於一昔之宴者。其人可為仁人長者。而為積於

可久之物者用財必求其反或爲封靡刻酷之小人也第自一國而論之前之爲事其用意雖美於國財爲耗而主於致貧後之爲事其人雖不仁於國財爲利而主於加富讀者幸勿輕用其訾譽也

案此篇分功之生利不生利正與本部第一篇之分歲殖爲支費母財相表裏斯術意主進富故其用意猶詳於第一篇則重爲母之財多於此篇則求生利之功業然此皆致富之由而非享富之實也今使一國之民舉孜孜於求富既富矣又不願爲享用之謀則亦敝民而已況無享用則物產豐盈之後民將綴然止足而所以勵其求贏之情者不其廢乎是故理富之術在一國之母財支費相劑爲盈虛支費非不可多也實且以多爲貴而後其國之文物聲明可以日盛民生樂而教化行也夫求財所以足用生民之品狀與夫相生相養之事有必財而後能盡其美善者故曰倉廩實而知禮節衣食足而知榮辱禮生於有而廢於無由此觀之國之務富者所以輔民善治也家之務富者所以厚生進種也皆必財之既

用而後得之耕曰不用則務富之本旨荒矣此方費之所以以多爲貴也顧事必求其可長而養必期其無竭且國之戶口既以日滋則財之爲物亦必日進以與之相副此覃深慮遠務蓋藏積聚之民所以又爲一群之母也約而論之財如粟然其專尚支費而不知母財之用者殺而蠱食者也其獨重母財而甚嗇支費者將所收以爲子種者也二者皆譏獨所稱於母財支費二者之閒使財不失其用而其用且降而愈舒者則庶乎其近之矣

篇四

論貣貸息債

以所積貸人而課其息此貸者之母財也貣貸必有期期熟其財復於貸者而融期長短課子錢焉此舉債之常法也貣者用此以爲母財可也用此以爲支費可也以爲母財則所養者生利之功故其費可復且有後利其償債也資之原財不他仰也以爲支費則所養者多不生利之功而奪生利者之食故其費不可復而償債也必

仰於他財。其原財則銷而無餘矣。

夫稱貸之事。爲母財。爲支費。固皆有之。然而爲母者其常。不爲母者其偶也。仰支費於貸財。其勢不可久。而貸者常在於侮。於兩家覓利也。故其事難常。以進爲貸。則雖貸財不爲母。而人猶樂貸之。然以產貸財者。不必盡以爲支費也。使其費之。則費先於貸。鄉邑舊家。其家室日繳之需。牛出除費。索貸者亟。則質貸以了之。故其所貸者。所以復市肆工賈之母財。而益之以利也。求於其租入而不足。而後爲此耳。

所貸貸取與者。泉幣也。或金銀焉。或鈔券焉。而指其實。則貸者之所取。貸者之所予。皆非泉幣也。其泉幣所當之物耳。彼貸之以爲支費乎。則所易以即享即用之貨物。也彼貸之以爲母財乎。則生利之功所資之物。材器用與餼廩也。是故以財貸人者。畀之以御物之權。取已所得役之物力以與人也。

所以云貸貸者泉幣而非泉幣。必爲所當之貨物者。非故爲此無用之辨異也。昔因

財力不如是將不明蓋一國之內相貸以錢鈔而錢鈔者不過相轉之器耳而其中可轉之物力不得以錢鈔之數限也錢鈔一而物或百十焉何以明之甲乙丙三人爲貸者辛壬癸三人爲貸者始也甲以千金貸辛辛用之以購千金之貨於乙乙無所用是財也以之貸壬壬用之以購千金之貨於丙丙又以貸癸癸又以購貨如所值焉夫如是之爲同此千金之錢若鈔數日之頃以爲貸者三以購貨者三每皆千金之數甲乙丙之所畀者御千金之物權也辛壬癸之所受者千金之物值也所用以轉此權者一也而所轉之物三之甲乙丙之財常復以息辛壬癸之經營各有贏利且此不限於三而止也雖三十三百可也而所爲千金者則猶故物也是以知一國之物力其可斥以貸人者視蔵殖之所出與主者所不欲自事者而所以通之財爲無與焉以其無與故不得准之以論母財之微廣也且其所出息錢亦與農工商之贏利異息者所以得權之資也贏利者自用母財勞而後獲者也

故以母財貸人者與墊其蔵殖之一分以借人者無以異其爲此也必有期當期貸

者歲有所納。是謂之息。及其期盡。貸者之復。如所貸者。是謂還母。若還母。若納息。之二事也。世皆以金銀楮幣爲之。故習而不察。不知二物之殊。苟論其實。則母息二者之所當循大異也。

國之歲殖。必有大分以復母財。惟母財之待復者愈多。其國中之息率乃愈大。富民之歲費。責出於所有之母財。又不願自役其財。以自求其贏利。國饒如是之財者。而後貸貣易而息率輕。

國富積多。願貸者衆。則息錢世輕。此如物矣。供者日多。求者無幾。則其價漸廉。然尙有他故。母財日廣。則嬴率日微。有母財者。求諸業而用之難。難故其勢競。競則相排。排之之道。在售賤而買貴。所售者取物之權也。所買者生利之功也。夫如是。則息日廉而庸日增。息廉者始於嬴薄。庸增者始於母多。此富國勞民之所以日休也。

往者洛克。維約翰。滿特斯鳩。及他數公。皆謂自西印度礦產日闢。世之金銀驟多。多故賤。賤故其息率降微。此其說初若甚當。然乃大謬。休蒙大聞駁之宜矣。若無待不

佞數言者。然有簡而易明之說。使數公測此不至墮雲霧矣。

案息亦以金銀爲之。此限前舉不著洛克諸人之何以誤。宜其蒙後人抹摋也。美礦未開之前貸百歲十。歐洲息率大致如此。既開之後則歲息降爲六分五分四分至於三分者有之。今設銀値之降與此比例。譬如歲息由十降五。其國以銀講貨前得一者今亦半之。此不必事勢之誠然。特以借喻以見銀値之高下與息率微鉅絕不相關已耳。其國銀値既以減半。則今之百不過前之五十。今之十鎊不過抵前五鎊。如此則無論銀値因何而賤。其母之賤如是。而其子之賤亦如是也。大小固異。比例則同。故使息率同前。無論銀値之如何不同。則其母子相待之數終無有異。而息率稍變。則母子相待者因之亦變。今之百鎊僅抵前之五十。則今之五鎊僅抵古之二鎊十先令明矣。故息率之變由十至五。而銀値之減亦半於前。則今以百鎊得五鎊之息者。猶古以五十鎊行二鎊十先令之息也。如此則與百之得五。所謂名實未虧者也。

大抵國中之三品驟進而物產如初則三品必緣以減值然其效不見於三品之賤而見於百物之貴名貴實則同也其物之易錢雖多而其取功養人之量必同乎昔故其國之易中雖若加多而其國之母財未或增減且其所當同而名數衆則交易之事轉以費重未見其益反不便矣國中所以養生利之功之母財如故物價工庸雖貴而出以易物之所得亦與舊均二者以金銀之多寡言故實同而名或進至於贏利以比例言則名實舉不異前矣贏利者子錢之所從出也贏率無變故息率亦無變

反是則物產加多而泉幣如故者可以見矣不僅三品之值進也將亦有他效焉母財之數名同而實多其名價無殊而取功致物之權則進母財既多工庸自廣故其庸雖或見少而實增而贏率則日退贏率既退則息率必與俱微矣統前後觀之息率進退之情如此夫豈如前數公之所論礦產大出而息率遂微也哉

有國焉以貸財取息爲不義則制爲律令以禁之然而得人財而用者其勢將有所

生則其分利於主人亦物理人情之至正是以其法雖立而常不行且其反所期而息率為之加大蓋方其未立禁例也通財取息之家為所當為無懼刑之慮及其禁之則一犯竊而其身有刑夫犯竊有刑人情所至不願也則欲貸其財者其利必加優而後其財可得以貸也此以計學之理言之則常息之外加以保險者也息未嘗加所加者乃保險費耳

有國為不禁貸財取息而禁過重之息名其重之息為剝利犯剝利者有刑此禁為愈於前然其所限之息率分數宜大於市中通行最輕者乃可行也夫同為稱貸而息則此貴彼輕者其相任之情異耳故借最信者息最輕使律為之限制欲一切取最輕者抑猶不及則其僦與全禁取息無以異也貸者之所取必準時酌勢不肯劣於所應得者而貸者於此之外又必保險為法愈重則其所謂保險之費愈多又使一切用最輕之息率則僅愿之民將被其殃愿者畏法而力又不能出稱貸則其勢且折入於剝利者之家英國貸財常息[illegible]借歲百三私家相貸有稱貸者率歲四

分若四分五釐。使律定五分爲通行息。庶乎近之。

國家之制通行息率也。宜略過於市中之最輕者而不宜逕過。假如今日吾英息率議院定之爲歲八分或歲百十。則國中持財將歸於輕銳喜功之人。蓋惟此曹而後舉重息而不恤也。謹審持重之人。計獲母金而後舉貸。必不與輕銳者競也。然而成事謹審持重者居什七八。而借重輕銳喜功者亦什七八。以制重息之故。輕銳者之舉貸易。持重者之舉貸難。則國財之不復者亦什七八矣。使制息略過最輕之率。則有財之家將擇謹審持重者而貸之。輕銳者之事疑。故爲之者少。持重者之事信。故爲之者多。則息輕重雖殊。究之所得亦正等耳。而國財少失多復。則民生之大利也。

案後人謂斯密氏此節爲贅言。蓋國家之所制息者。防剝利也。故爲之制輕。則有前者之事驗。至於制爲重率。無所效矣。夫有財者以之貸人。不以制息甚重之故也。所留意者。償之必復否耳。凡民之貸以息重輕。皆有其所以然之故。大抵成於時勢。而非民所能爲。爲國者所宜一任自然。乃無流弊。即欲補救。亦當詳本清

源而後有益徒制末流鮮不病也中國雖禁盤剝然其律若虛懸不用英與法德美諸邦晚近乃廢夫亦知其無益爾

國中行息有率為上者欲以法使之更輕必不能也往者法國當一千七百六十六年息率最小者五分而著令不得過四一時英有行者有貸貨皆五分以上而為之多立名目以與法相通又何益乎國中地價高下與稱貸之息率重輕相表裏所以然者人有餘財而求歲有所入此躊躇審擇於二者之間買田宅乎抑舉以貸人取利息乎田宅安而可恃且有地者人情所重故租入雖稍微猶樂為之而地價漸以高然使所差過鉅則息甚優而地租甚微則人爭出貸而地價漸降大抵財息廿一之時地價常法十年十二年而復使財息日蕩降至百四五者地價亦進貴三十年二十五年乃復也英與法相比法之財息重於英而英之地價大於法英人售地之價大率三十年復法則二十年復其得售也

案世界降而愈通則生業息利之事其不齊者日寡民所擇者在各適其才地而

已外是無所擇也然而業終以有地為貴者其故有二一曰地日降貴此或由智功之進所收日多抑生齒之繁賾者日眾二曰有地之眾同居一國之中有地籍者其聲氣權力常大於無地籍者然以地業變轉之遲而難故逐利者或不喜而先之前之二便以敵後之一不便有餘則地利常優於他業為子孫計莫此長矣

篇五

論役財治生之不同

凡財號母皆以養生利之功雖然以其業之不同故同此財而其所鼓舞興發之人功大有異而所生後利所以增進地產之價值者亦以不同大抵母財為用分為四塗一曰登成生貨取之自然（此農之事）二曰製造攻修轉生為熟（此工之事）三曰轉運百產挹盈注虛（此商之事）四曰披散售零用給民用（此賈之事）一之用財治業如耕田如采卝如畋漁是已二之用財則凡開廠設肆以 百工者是已三之用財凡以舟車漕輓大宗貨物者也四之用財坐列行市沽售細瑣者

也今總而名之曰農工商賈四業則天下母財之用大率不外是已

案此外尚有其育習業之事應爲第五後之計學家謂民巧爲國富之一其始亦斥母積勞而後能得其事於斯密氏所列四端又難定何屬固應更列一門圖富攸關殆不可略也

農工商賈雖分四業而不可偏廢亡其一則三者不能獨存亂其一則三者不能獨治對待相生而後群理遂焉此可絫指而明吾說者也

使民不斥財以修農業則地產不登民食物材舉以無有則工商賈三業廢矣又使民不斥財以修工業則地產之待人力修治而後可用者舉以不供始於不供終於不求其生將絕即有不待人力而能生者然其物以易則無價而於一群財力生事無所加也又使民不斥財以治商業則生熟二貨乘地不遂生成之家自守有限而所謂懋遷有無之事舉廢而民不勸功矣終之又使民不斥財以修賈業則生熟二貨合而不分聚而不散民之生事非其無有即其過多無有則害生過多則糜財富

者已富貧者益病商無所爲通工無所爲作即農之所出其利亦微矣故曰不可偏廢而對待相生也

嘗觀俗論之於民業也於農工常恕於賈常苛雖然無謂甚矣試即其一屠肆者肉之賈也設一地無屠肆將食肉者非得全畜不可其不便爲何如勞力小民動須賒貸牟牟三月之糧食則其人之所區以爲母財望贏利者益窘矣是故商民之所便莫若日出財以取其時需者日察其所需則有貲皆爲母財其滯而無所生者寡矣雖奇贏之物價高而相抵之餘猶有利也古之言治者以賈人逐利之近而易見也則相與鄙惡其行以爲汙處厚征以困之著之市籍以辱之若惟恐民業賈之多也者雖然賈多於國何病乎賈多自病則有之矣百家之邑所資日用之物固有限也物有限則其斥賣也不可以過使業之者多則其勢當出於競競則購者之便而賈者之不便也故曰賈雖多於群無所損也且一業之多也當有其所由多之故方其趨少法不能爲之多及其降多法亦不能爲之少有見酤人之業者曰是病酒

肆之多致之不知以嗜酒者之多而後開肆者夥耳。

案謂賈多自病意謂多則競競則價廉也顧其事不盡然同業人多價轉以取者有之故計學家謂競市可共市而競不可此說見前部矣。

農工商賈皆生財之民被力於物而物值長故其用母也勞常可復而且有贏利之進焉農之贏利出於所生工之贏利待於所成商賈之贏利取於所買雖然是四業者其用母同其所鼓之民功多寡殊而物產經夫四者之家其所增之值亦異也故賈者之母財所以復商者之所買而益之以贏利也商得此而其業可以久顧其所鼓之功舍行商坐列之衆無他民焉而其所益於物值者亦即賈者之贏也故四業之中賈之母財所食之功最少而物值之所進最微

洎夫商者之母財則以復農與工者之所買而益之以贏利農工得此而其業以久故有商而後生者之衆得所養而百產之值以優其所鼓之功不僅懋遷之衆也既通有無斯消輓舟車用矣故其所益於物值者商贏而外猶有輓運之庸焉然則其

進於賈業之所爲遠矣。

工之母財。有常住循環之異用。用於常住者。以善器也。則以復他工之所費。而益以贏矣。用於循環者。以飭材也。則以復農者之所費。而益以贏矣。顧循環之中。常必有其大分焉。以爲食功之餼廩。是故工成物。而物值之進也。常總此數者之費而畧之。其所增物值之多。其所鼓人功之衆。方之於商。又倍蓰矣。

若夫用其母財。而所鼓之民功衆。所增之物值多。則莫若農業。蓋其所鼓之功。不僅民之手足也。乃至禽獸之筋力。不僅人畜之爲用也。乃至天地風日雨露寒淬之自然。夫自然之功。收之者不必費也。及其成物。利與勞民手足之所致者無以異也。田事之大者。非生也。致也。非益也。導也。一隴之田。縱其自生。蓬蒿荊棘。靡不有。今不此之生。而必嘉穀嘉蔬之殖者。則農之事也。爪犂擊坺之後。土之穰沃。未加乎前。而繼者之所生。必在此而不在彼。且種既播矣。穎既分矣。則終之者皆自然之天功也。民何力之有焉。取天功以副已力。故農之所復。常大過其所前費者。不若工商賈之

僟復母財而益之以贏利也。所謂過其前費者。則於租見之矣。故租者所以酬地力也。力有厚薄之差。而租有高下之異。上者參其所收。下者亦四而一。凡此皆復農所前費加贏率而尙有餘者也。其餘利之大如此。雖在工業所未嘗有也。蓋工之利皆準人力為多寡。而無自然之功。而農則天事處其太半。故母財之施於農業也。不特所鼓之民功多也。而所增之物値亦至廣。故農之利非工商賈所得同。而以之進富乃最速。

案所謂工之利皆準人力為比例。無自然之進若農者。斯密此語常為後世所駁。水碓風帆。至於一斗之煤。一筩之汽。苟非自然。誰之力耶。且人非得自然之助。勢且無從以有功。何則。人力必仰於食。是亦所謂自然之力也。其言固是。然斯密之意。特指其粗而易見者言之耳。非若後之格物家。推一切功力之原。而悉本之於日輪也。

母財有內外之異。農賈母財。大抵皆內。而其用之也。亦常聚而不散。一家具母以贍

一莊一肆之中不外薪也至於商之母財則不然逐利而移常無定所其所注意者買賤鬻貴而已

工業用母必在製作之地固矣然而製作之所則無定也不必在其物材之所自出亦不必在成貨銷售之區法之理安非習桑之地也其成貨行銷尤多遠所普昔利蠶桑矣而民所服綢帛乃非其地所自織者西班牙羊毛大分入英成罽而後復於其國

國有餘產而商爲之通其爲地著爲旅人於吾國無以異也假爲旅人於國所損者不過少一勤民與其所歲進之贏利耳至其所雇用之操舟將車與夫轉移執事之手指爲內爲外亦無以異蓋商之職在用其母財以易地産繼乃以是與他所之有餘者爲易遂致本地以供吾民其有以復產貨之所費而益以贏利同其有以使農功之久於其業又同也地著旅人何必辨乎

若夫工之母財則以不出境爲國之利其所鼓之人功其所增之物值皆有關於國

殖。雖然出境矣而利於其國者亦有之。波羅特近海地多出麻枲。英國之工致而治之以轉售焉。其所用非產國之得財也。然不可謂於其國爲無利。使吾國之工不求則莫爲通。其利將廢。自英工受之而有以復商之利。而後商爲之通。而有以復產者之利也。

察此所謂不得已而思其次者耳。誠使繞波羅特諸國民旣生麻枲矣。而又自治之使成布以通天下。其利國不亦厚乎。中國生貨甚多。而工場皆在外國。民業不進。殆亦由此。各國相忌立條約。不許外人設製造所於是邦。一切機器之用工作之巧。愈無由見而習之矣。

人有連阡接佰之地而坐無財不能治墾者矣。惟國亦然。母財常少。封內之地不能盡闢。水利不修。土壤磽确。或地有所生矣。工業楛劣。不足成貨。有時地力人功所出不少。自享之餘。末由遷致遠方以所多易所鮮。誠如是。則其國農工商三業病矣。不列顛境內地以少財業者。尚衆。蘇格蘭南境之羊毛。無力自織。則閒關走數千里棘

道究塗致約克沙而織之英倫製造小部皆以不能遠銷致成貨劣少旋踵壅滯民之貧困由於毋財之隘者多矣

案當斯密時英國內景如是此其與今日之英眞霄壤異矣所云農工商三業之困求之中國幾於無地無之地之不闢不必西北雖吳楚財富之區往往而是二十餘口所出大抵生貨則工業幾於無有不但衰也彼有來舟我無去楫即至絲茶大利亦聽他國之奪其市未嘗一考其由然官不爲民謀民不爲已謀國日以瘠而養民理財之計若一任天運之自然者其貧且弱非不幸也竊謂補救之施在農工難而在商易　國家於東西各國既遣使臣各居其國矣及其閒暇訪求其國所可銷售之華貨數年之後自置輪舟運銷各國毋財誠少不妨先爲其微者俟其利可恃而後徐擴充之祛他族之壟斷開無窮之利源不能不有望於後之人也

使其國見有之毋財取以用農工商三業而不足則莫若用之於農蓋用之於農其

所鼓國內之民功最衆。而所增歲產之價值最多也。次農莫若工。至於商。則所鼓之
人功。所增之物值。儉矣。
案此說理家圜不以為然。說見其書之第二十六篇。
夫國之母財。欲以徧周三業而不給。則未為富國。抑富矣而未充其量無疑。然使取
不足之母財而盡治三者。其於求富之道。未必當也。蓋國猶家然。其母財常有限也。
故可以周其一而不可以及其餘。欲家之財進者。在節其所進而積之。國之母財。則
積衆積而為之者也。故欲其國母財之進者。必使其民之各有餘。有餘而歲殖。而歲
殖視通國所鼓之人功所增之物值。
北美英屬。自開通以還駸駸富盛者。實由專注農業而然。其工業至不足道。若夫田
家械器。淺製粗材。成於婦孺之手者。固無論矣。通國所外輸與夫沿海之運漕。皆英
商為之。其主行店屯棧。如威占尼亞馬理蘭各部。其主人亦居英國。夫農賈而用外
母。此按前有者。而存於北美見之。今假北美寓民約禁。使國貨不令入口。而令國

中取前治農業母財，移營工業，以贍其民，則此與於富盛之機，爲助爲沮，正未易言。又設置其母財，以壟斷商業，商工之厚，農之薄也，則其富態可見爾。

國之繁富無極，其母財用農工商三業而有餘者，史傳中殆不概見。嘗開東亞支那隣販關貨于天下。他若古之埃及、印度，皆稱繁盛，然皆以農工二業開，不聞以商也。埃及民視海爲畏途，印度不喜浮海，所與之埒，而支那之民，又從古未嘗以通商外國爲務也。故其國物產，凡內銷所有餘，皆外國互市者爲之轉輸，取其所有，而復之以其所無，所復者又惟金銀二貨爲多。

故同一母財之用，其於國也，所鼓之人功有多寡，所增之物值有微鉅，無他，其用於農工商三業者不同焉耳。且即用於商業矣，而商業殊致，則富國之效，亦從而異，此又不可不論也。蓋商業爲類者三：國中貿易一也，境外貿易二也，國中與境外貿易三也。國中貿易者，受貨之地與售貨之地，均在商者之本國也。境外貿易者，受貨售貨之地，皆在外國也。國中與境外貿易者，受貨售貨，一在本國，一在外國也。其不同

如此。

斥母財以事國中貿易者。其所易或耕收漁礦之農貨。或制作之工貨。凡有一易。必復二家之母。而所復者皆居國中。以爲更始𦒍功之用。蓋供貨者之所收。雖至歉必如其母前也。斥母食功以出貨矣。後也售貨受價。更以食功。而其業以久。此常道也。譬如一蘇具本收農工之貨於額丁白拉。致之倫敦易彼所之貨以反於額。如是而額與倫二家之母皆復。而不出英倫之境。

國中與境外爲易。所復者亦二家之母財。而其一在境外。其一在國中。其復母所賸之民功亦然。此如致英貨於波陀噶爾。易波貨以返英。其所復之本。英一而已。其他則波有也。故中外懋遷之事。就令母財之復與國中貿易之遲速正同。其業之有益於本國之民功者。僅能半之。

案此說理嘉圖亦持與同。不盡合也。

況乎其復也。常不若國中爲易之速耶。國中貿易之償價也。大抵不逾歲。而歲中三

四度債者有之至於中外互易遲者必期歲盡甚者過二三歲然皆同一母財為國中之易者已十二次而為中外互易者止於一次并前事而言則母財數同為國中之易者其獎進本國勞民之效二十四倍於為中外互易者矣

國中與境外貿易有徑有紆紆者奈何其取境外之貨也不以國中之所產而以他國所產與之轉易也雖然其事必其本國之所有夫戰勝攻取之所得者無論已舍此則外國之貨未有不本之國中之民力物產而可以徙得者也故自本國觀之中外貿易之事其效紆與徑同所異者紆之終利愈登遠耳蓋其轉折繁矣今使運英之熟貨以易威占尼亞之菸葉復運威占尼亞之菸葉以易力弱之麻枲是所欲更用其母以舉他事者其必俟前二易之各復其利明矣又謂易成之菸葉者非英熟貨而為雅墨嘉之糖與蔗酒則前二易者今乃三易商之收利不愈遲乎又使其事不出於一商二商三商分而業之以轉相授受如是彼各商之收利徑於前矣而終利之歸除如故也故貿易從其紆道其中所用之母財出於一商可也出於數商可

譯書院印

也其收利自商視之則異自國視之則同如前之二事其勤毋必三倍於從者究其中皆以英之熟貨易俄之麻枲耳自所鼓之國中人功而言之從與紆之貿易用本同而利國紆不若從也

中外貿易紆徑二途不同之效如此苟其從紆則不論轉相易者之為何貨即如巴西之金秘魯之銀原其得之亦猶威廉之牧麥必以國中之地產或國中地產之所轉易者易之外是則彼二土之金銀未出至故自效見本國者言之苟二礦不出於國中出金銀以易人貨者皆紆道之一端其所鼓之功所復之母皆不如從以為易者之大且速也雖然用金銀而便利者亦有之蓋其物易挾而本值多其不受震盪磨蝕之傷甲於百貨占位少而運費微不蝕不奪而保險易故以之為易最便而於國之所費最廉或曰常出金銀以與他國易貨者其弊為漏巵國將漸貧此則部丁所詳論而明辨者也

惟境外貿易所斥之母財於本國人功為無所鼓其每番為易必復二本與前者同

願所復者皆在境外本國所得獨本商之贏利耳譬如德意志一日耳曼未合之先英人稱荷蘭民爲德種與今之德人異）商斥其積蓄爲母以運穀於波蘭致之波陀羅爾其回船則運波陀羅爾之果酒以致於波蘭此其所復之一財於荷蘭皆無與荷蘭得者獨其贏利其國滋殖所增僅此然使所用之海船水手皆德產則母財中所用以造舟雇備者亦荷之所收也大抵爲境外交易者皆操此術用本國之船人轉他國之貨物故俗呼操此業者爲捐商以其具人船爲他賄物若轉移執事者也顧亦有不盡然者即如前事母出德人而用英之海船水手蓋不可也英本島國其四封之內守險之資視船舶與走海之民之多寡爲疏密故捐商之業於英尤宜然欲船舶水手之多不必待境外之捐業也爲本國沿海轉運者亦能得之蓋母本既同則人舟多寡不以境外國中爲異異者視運貨之精粗與步[illegible]之遐近而其視運貨精粗者尤多此如紐喀所與倫敦煤運所用人舟至多二地相距非遠而其人舟之數則過諸捐業者可以見矣故以法勸民使斥母以迎取捐業者其所爲之船

船水手不必多也。

由斯而談是三塗之商業自其鼓本國人功之多寡增本國物値之微鉅言之將境外之貿易不如中外之貿易中外之貿易不若國中之自爲貿易明矣其所用之母財同而效之及國者異夫國期於強強必由富富者必出一國歲殖之加多歲殖者賦稅之所從出也計學之所講求凡爲富強而已今三塗之損益旣講而明之如此則有國者不可設爲政法使境外貿易加乎中外貿易之上尤不可使二者之貿易加乎國中貿易之上也利之所在民將自趨立法以禁其爲此開其爲彼者什八九不必利也。

夫苟一任其自趨而不加之以束縛與驅縶則三塗之商當乎其宜皆爲大利且有時民之舍此塗而適彼者誠亦有其不容已者焉蓋土有所最宜民有所偏習國中之供而不售求而不得者往往有之夫供之而過至於不售非有易者其生將廢廢則歲殖微矣今如英之物產若穀麥若氈罽若鐵功三者皆過求之供也故必出之

境外以為易而後所欲得者至也又必有為之通者而後兩得其平而產者不致虧折也是故所居近海瀕於可漕之河者皆利治生無他亦便於轉有餘易不足耳且中外易麥而有時民之舍徑而為紆亦出於不容已也國有過求之供則出之以易外貨而外貨至者又過本國之所求也則不得不更出而易之以致其所欲得者此中外貿易之所以有紆道也今如用英產所易威占尼亞馬理蘭二地之菸葉歲蓋九萬六千鎊首而英之所能銷者僅一萬四千鎊首焉使所浮之八萬二千鎊首者不可轉而他易則一倍之餘其業立仆而前之英產所以與此八萬二千鎊首為易者亦必相隨而俱去其於歲殖民功非大損耶故有時此紆者之所為其不容已與徑者之所為等有之而民功興無之而民功廢

誠使國中之積畜甚饒而斥為治生母財者又不足以盡之夫如是其溢為境外貿易之母財以翼佐他國之民功物產者固其所矣是故國有捐滯者民財充斥之徵驗也而非民財充斥之所由然後來國成者嘗欲以術驅民使操是業則所謂以果

為因者矣。今之荷蘭。以幅員戶口比例為言。其民力與饒過諸國遠。是以為掮商者多德人。次荷蘭而言富。則英倫也。故其民亦多治掮業者。雖然彼之所為。質而言之則中外貿易而紆者耳。非真掮業也。運東西印度與夫美利堅之物產。而致之歐洲之市矣。然其始易也。常以英產為權輿。其終事也。常以英市所銷為歸宿。故曰非掮業也。若夫用英之人船。以往來以地中海之諸步與夫天竺東西沿海諸掮商。則吾英之真為掮業者矣。

案母財充斥。用之國中不盡。此所謂過富者也。過富則將為境外商業。斯密所指誠有然者。今日中國沿海沿江諸步輪船公司。皆西人而治掮業者也。雖然謂過富而治掮業可。謂治掮業即其過富者不可也。十餘年前。歐洲掮商多瑞典人。瑞典非富國也。大抵生業之道。民各擇其所最宜者為之。不可以一概量也。斯密所云。亦指大凡而已。

三塗商業之廣狹。何所限乎。國中之貿易。其母財所用之微鉅。視國中諸部物產有

餘可通之多寡中外之貿易視通國物產有餘可以出國之多寡境外之貿易視列國物產有餘可通之多寡此其大較也故境外貿易方之前二條爲無限而其中可用母財之數亦無限

人有蓄藏可斥爲母將爲農乎爲工乎抑爲商賈乎大抵各計身家私利而從之耳至於所居之國緣彼擇業之殊其所鼓之人功有多寡所增長之物產有微鉅則未資煩其神慮者也使其國農利誠最優執耜荷耒之功一朝可以覩大富則國人之用本與通國之公利將不期合而自合民各營私而國亦不期而進富而無如吾歐今世畎畝之利不較他業爲優邇近者持論之家鼓舌揚衡極言淤墾之得利此富而擇業者所罕聞也然粗觀事跡已足證其說之誣矣每見壯年涉世操至微之積畜甚或赤手無藉以肩擔肘拒於買賤賣貴工賈商業之間朝爲無賴暮號素封者蓋比比也而百年以來所謂勤本業以致富者寂寂無聞焉又何說耶且此又非地已盡耕耕已盡善之故也歐洲大國之提封廢而蕪者行一日之程可以數遇而則

而播者又不必皆盡地力也。槪略而計之。將見土壤之上。尙可以受無限之母財。而使民與國交相利。然而終莫之利者。則逐末之俊。必有激而使爲者矣。故歐洲政俗。前何所施。而使民於邑業大便。且常挾眾多之財。以從事於靡美之商業。至於畎澮耕耘之事。雖在井里之近。有宗家之娛。莫勸爲之。此則不佞於是書餘部所勉思而竊議者也。

案。羅哲斯云斯密之言。固亦稍過。至此中所以然之故。粗可得言。蓋農業恆有畛畔。不若工業之易擴充也。一廠既立之後。使求者日多。其爲廣供至易。農則勢有不能。故工之加母。多多益辦。農業則視地之界。竭力澤以爲功。不可過也。且工之爲利。視求作供。皆歸已有。而農則有田主之征。而常得其大分。至於田主。則以土地治闢之故。由貧窶而爲素封者。亦比比矣。

又案。此篇分斥母治生之事。爲農工商賈矣。繼又分商之事爲三塗。有內易。有外易。有內外易。其大指似首農業。而以外易之商爲最下。後人則謂斯密既云農工

商賈四者不可偏廢則七者之事皆民生所必資不應有高下之別也若謂專雖不可偏廢而富國之效則殊殊者奈何以其所鼓本國之人功有多寡所增本國物產之價有微鉅是亦不必盡附斯密槩說獨舉北美英屬以為用母於農致富奇速之徵顧獨不見同時之波蘭俄羅斯西班牙波陀喝爾諸邦舍農而外幾無餘業而皆不富且進治極遲又何說耶大抵斯密書第民業多偏於農往往有時而過而後人遂指其言為失則又不可耳蓋地為百產之宗使耕牧樹畜者斥母治業而不得贏則宇內之財只有此數行且日微而盡其他工商之業烏得立乎此易見者也

原富部丙目錄

南洋公學

原富部丙

英倫斯密亞丹原本

侯官嚴復幾道翻譯

篇一

論進富自然之序

夫有化之民其邑野爲通者自然之勢也淺者以物爲市易進則泉幣鈔楮用而野之物材穀畜通邑邑之所製造轉運者通野夫邑非生物之地也故其食與材皆本野而後有雖然謂邑資於野而野損則不可其事兩利而俱生蓋猶分功相用之一端各脩其業而有交養之效焉野出其所產以求百貨於邑其所得者使自供之其勞費將不止於所出者況邑之所資而去者皆野之所餘乎故邑之戶口愈稠積畜愈富則野之收利愈多而其市亦愈廣晋郭一二三里之所出其得價與來自百里者同科而遠者轉輸加焉其用人均不能無所費使一者之贏率平則近者大進矣觀

南洋公學譯書院印

二者之異則知凡有近邑與之爲通者皆野之厚利也論交易之短長益損者多矣至於邑野之互通從未聞有云其或損者也

前謂民生之事有需有饒方其有求先需後饒自然之理野之所產多需者邑之所致多饒者故一國之進也必野實而後邑供而邑之所供必皆野之所餘衍而波及者然則邑之虛實視其野之所餘以爲差矣顧有時不然則其邑之所取供必從他道遠方而不必盡由其野此雖不足以亂吾例而古今諸國邑野進富之不同事往往由之

由是而知國之進富所以不齊者大抵生於人事而不出於自然使其悉出自然則其富之次第必野先而邑後野未盡闢邑無由實也且民之擇業也使識利維均將樂農業而工商次之蓋彼斥其所積累者以爲母財在農其事爲耳目之所及無風波之險少變詐之虞其收利之可恃比之遠通商旅當與不可知而難信之民伍者相去遠矣有所治闢所費之財土壤受之不猝失也況夫田疇之景物心神之安帖

倉廩既盈。齎求無缺。苟其國無催科厲農之政。則耕稼之事。人生之樂。無逾於此。吾意天生斯民。意若使之治地以自養者。故其好農出天性也。

然耕矣而必有待於工。否則其業煩而靡作。若治若梓若輪人若爲耜若埒者。若石工若瓷人若爲屦。皆農者之所仰也。而諸工又自相待焉。故其處也自然爲群而市邑以立。市既立矣而屠釀餅師與他賈者附附。則其邑日大。故邑野者相爲養者也。野之所乏必求諸邑。邑與野易得其食材。其得之數。視所通於野者以爲率。其通之數又視野之農功優劣以爲率。使人事不僭於其間。凡一群之生。市邑之繁庶。必以野之治否爲高下者。殆不可易矣。

如美新闢地。餘於農則其地有工賈而無兩。大抵皆地著矣。諸工勤勵。經年家有饒積。則相率治地。未嘗求售其業。廣其市也。故其民多由工而農。雖厚糈優利不顧也。彼之意以謂工利雖厚。然待售而後得食。至於農則業之即以得食。有主備之分焉。故勸爲之如此。

國之民餘於地者則不然地狹而欲得者多則田價異故工之有積儲者多務恢其業而廣其市始於鐵工終於大冶始於手織終於以機一人爲師僮指仟佰蓋比比矣其分功也益密其用器也益精時至則焚然興不待煩言也

民之斥母而擇業也農先而工次地之既盡則工先而商次此其所以然之故蓋同贏利既等財用之於農工者耳目可及而察防易周故常擇此而舍彼也獨至地產充牣民用有餘則不得不通於遠方以易其所欲得者矣且國之商業既興而餘衍者有所注而不棄地則用本群之母者固佳即不然而用他群之母者亦甚善也蓋使民之積蓄未充而野有餘地工有餘業則藉他群之母以通貨而本群之力得專用於農工二業之尤重者固亦此群之大利也由此故古者若埃及若印度若支那皆國無通商而其民大富曰無通商者非無通商也他人爲通用者非其群之母本耳使北美西印之民不專其財於地著之業而分用於轉輸吾恐其致富之機不能如是之速也

是故民羣既合。其進率必有自然之序。首曰農。次曰工。又次乃商賈。此國而如是者也。畎畝易而後爐冶張。金木攻而後舟車運。先本後末。大體然矣。顧此自歐洲之事而觀之。若相反者。每有通商日隆。其地之大工以起。制作日盛。其野之滯賸以脩。察其始之致然。固皆由於治制。繼則治制已改。而舊俗仍存。以一時人事。逆爲物理之自然。又可得而論也。

案威克非曰。分功之局。與易事之局。本相對待。故農工商三業。皆有相因之機。不得謂此順而彼逆也。即在北美新地。亦有邑聚既創。而後近野以闢者。要之二者之事。皆出自然。不見所謂逆致者。此其言甚辨。竊謂中土今日變局。將以鐵軌通達。爲之大因。鐵軌所經既定之後。農工商三業。循軌繞驛而興。不及十稔。而天下之都會形勢重輕。徧地異矣。至於道通而民之趨者日衆。耳目所漸。日以殊前。其習慮云爲。不得不從之而亦變。此不待甚智之士而後能決也。及今閒暇。不早爲之所。至其時猶欲循舊爲治。强力縶而留貞柄。其不大亂而敗者。不其寡歟。鐵軌

既不能不開則變法之事不期自至智者先事以爲防則無往而不利闇者時至而不及爲將終蒙其大殃天不爲不衰者不寒地不爲不舟者不水惡言逆因如是而已法之變不變豈吾人之所能爲哉

篇二

論羅馬解紐歐洲屬農之政

自日耳曼與斯拉地里兩種人擾羅馬西部政紊群亂搶掠者蓋數百年民不安生而邑野之業皆廢方羅馬治隆西部最爲庶富他日城邑荒廢田疇蕪棄其國殘民致亦極貧豪貴乘釁逐籍其地以自封地盡新主而耕者至稀一命之地動數百千里各務廣土爲大而已

案羅馬舊民主治至沃古斯達而極盛東界亞洲之波斯北抵達牛河循萊林河左轉達北海而英法皆隸之西盡大西海南逾地中海而包加達埃及號羅馬帝國焉蓋沃古斯達挾戰勝之威遂改民主稱帝制也盛極而衰羅馬之日紛自此

始曰耳曼者。始於亞洲之安息。與印度波斯同爲阿利安種。夏用之閒西徙。據今德意志那威瑞典諸國地。於羅馬爲北陲。羅馬解紐。日耳曼種人之力最多。而其沾被羅馬之教化亦最深也。斯吉地亞者。游牧種民。當春秋時居葱嶺以西。今波斯地。後乃西徙。據芬蘭波蘭俄羅斯諸部。至漢。與亞之波斯同爲羅馬東陲之勁敵。蓋終羅馬之世千數百年之閒。所不爲羅馬幷兼者。曰耳曼。斯吉地亞。波斯三者而已。至於蕭梁之代。則峨特爲日耳曼之別種。而土耳其爲斯吉地亞之餘裔。彼角其西。此掎其東。而羅馬東西兩帝國。遂化爲今日歐洲之形勢。此其大略也。又有渾諸者。其王名阿謫剌。父蒙兀。於劉宋永初元嘉之閒。入歐。絕達牛河以西。所向風靡。斯吉地亞日耳曼二種人。皆伏之。當是時幾霸歐洲。西紀言其爲匈奴遺孽。爲中國所逐而西竄。其言或有考耶。

豪酋廣地自封。羣之大害也。顧其勢亦暫耳。分建子弟。封錫功臣。則始之至而大者。繼且析而小矣。惟其國有大宗傳長之制。與用斷分律者。乃歷久無散耳。今夫以地

相傳。或析或不析者。是亦有故。蓋使視地爲財產之大物。子孫居食用享所必資。則法宜降而遞析。使累葉以往。無驕奢偏富之憂。蓋子孫自父祖視之。其用享無差等也。往者羅馬皆用此法矣。其地之相傳也。不以長幼男女爲別異。平均爲分。與他財物同。獨至其人視地不僅爲衣食用享之資。而爲權力强弱之所繫者。則其法宜完而守之。以專歸於一人。蓋時方擾亂。人而有地。勢均王侯。封內之民。皆其臣庶。有訟獄則爲之理。有戰爭則爲之將。禮俗彼則制之。賦稅彼則收之。至於外交之事。有時而侵其鄰封。有時而抗其共主。縱橫合散。惟所欲爲。是故有封域之限。而民居其中。安危之機。存乎幅員之大小。析則敗矣。於是乎有大宗傳長之制焉。此其意與國君傳業之事。豈二致哉。蓋時貧富則地可以析。計强弱則國不可分。不可分則有所專歸。專歸矣。則得不得之爲異經。必有一定至明之制。而後可以泯爭也。在子則擇男。在男則擇長。而其人之勇怯賢不肖智愚。所關於家國者。其重輕無有論焉者。無他。凡以別嫌明微。慮爭之難定故也。此大宗傳長之意也。

法之既行也，往往法之所爲立者已亡，而其法自若。法之始立，固有所宜，所宜苟亡，斯法爲儆此久故之圖。其中政俗所由多骶滯而沮其進境者，皆此也。今夫大宗傳長之制，所以防降弱而杜并兼也。粵在當時，固爲宜法，乃今歐洲之情，則大與異矣。一畝之主人，其安固不傾，勢與接陌連阡者埒，則何爲守大宗傳長之制而猶用之？顧其制在今，雖無裨於強弱，而豪宗大姓譜牒之尊貴視之，則此制雖更數百年不墜，又可知也。苟舍此而言法意，將見同爲一父母之所生，徒以先後之差，必寵其一人，使餘子孤露流離，無一畝之宮以自庇，長驕奢損志業，起不平，皆此制階之厲矣。

案世家土田，大宗傳長，英國至今猶爾。其所謂斷分律者，亦造於諾曼威廉并英之日。豪酋以地予人，爲之約曰：地畀某甲與其親子，甲無子若子死者，地歸舊主人。然此律滋疑議，甚衆。法家以謂予地者已明言地畀某甲與其親子矣，必甲無子若子死而後歸之舊主人，則當其有子而未死，地固明明屬甲而爲之主人矣。爲之主人，則可以售，可因有罪而沒官，可以租，可以質也。於是此律名存而實則

幾廢。繼而國中有地者害之。乃申之曰。約之所畀。必甲與子。則其業固不可以外移。於是其律又復。而後之法家又以術調停之。分所畀者爲基冢。冢屬甲。名曰斷分。基屬予者。名曰復業。其轇葛不通。乃愈甚矣。

卽如斷分律。亦緣大宗傳長之制而起。察其意。皆不過欲全有其地。而禁其業之外分。恐後世子孫性質闇愚。抑遭逢不幸。而有分裂土田。賜予售致之事。乃設爲禁防如此。凡此皆羅馬舊制之所無。法蘭西言律之家。好以羅馬舊律傅會今制。以謂羅馬律某某條。卽今之斷分律。雖然。非其實也。

今使其地爲食采受封。收其租賦。治其人民。則既有所受之矣。固不得私以售人。則斷分律之用宜也。此亦如歐洲各國之立國盟約。然所以止有國者一人之輕舉妄爲。而使一國之人受其禍也。獨至今日。則法律脩明。凡有地者無問幅員之大小。其所得爲者。惟律是依。其猶用此從產不可分。乃大謬耳。同爲有地之主。而權力之所得施於地者。子孫之與父祖。何以不同。時各有所宜。宜各有所制。而必令生今之世

者其立產食毛之事。一受制於五百年以往之人。斯已悖謬。察歐洲諸國。其猶守斷分之律者。大抵皆重門第。高名厚實。軍國大柄。歸於食租衣稅之家。令此雖有才賢。莫由自拔也。夫同為齊民。此生而貴。彼常為賤。已不平而非天理矣。又慮其貧。使必不勞而食。又何說耶。吾英他律。皆惡世業世祿之政。而立禁防矣。獨至斷分。則與他國相若。蘇格蘭地畝。參兩之一。皆制於斷分律而不可析傳者也。

不可通。不可析。完而守之。終於世世。則其地亘古荒蕪宜耳。有廣地者。絕少知田殖壤之家。溯其業所由來。率本據亂紛爭之世。豪暴者力征。傒幸者恩澤。以有此分地焉。其能有之也。弱則頹於守禦。強則罷於并兼。所謂勞筋役志。以闢萊汚。進地力。教稼穡者。無其事矣。及夫紛擾已定。政法脩明。雖時可以治地。而彼又無其志。不習其事。使其壤之所收。僅周其一身一家之費。抑不及焉。雖欲治地。亦無其財。即令躬儉約而家有餘。彼之所為。將徐謀其新。而不以脩其舊也。今夫培田息土之業。閔然斥母望羸。與商賈等耳。其計利消長。在析錙銖。此類非豪子之所能為也。飾衣裳。

盛車馬。宮居極崇閎。陳列極華美。彼自少及長。所用心者。悅目適情之事耳。至於勞手足而盡自然之利。率非所聞。故無論其不爲之也。就令爲之。必昧其術。彼將於四五百畝近居之地。十倍其所宜用者而爲之。如此則其所培壅者。未及什一。而其財盡矣。今者英蘇二國之田。自分封以來。未易主而至者。所在猶廣且多也。試入其境。而舉以與其左近之小業相較。則吾廣田病國之說。可無俟縷而共喻矣。

封地之中。其居而耕之者。則地主之臣妾也。夫培田息土之事。於其主既無望矣。而於其臣妾又何如。中古歐洲之奴。其受制於主人。雖未若上古希臘羅馬與今西印黑奴之狹隘而酷烈。上古之奴屬主人。中古之奴與地俱。地易主則田奴在焉。而不可以孤鬻。奴昏嫁者。必受命於主人。易主則夫婦偕去。鬮奴支體。戕奴軀命者。固有常典。特至輕耳。至於奴私貨財。律有厲禁。奴之所出。主人悉有之。故治田之費。必出主人。奴不能也。若子種。若田畜。若機器、惟主之供。而奴之所得者。僅口待哺而已。故奴之於田。若牛馬。然牛馬不能責其進地力也。俄羅斯波蘭匈噶利布希美亞摩拉

維亞泊夫日耳曼之東南諸小部至今田政尚如此耕不以奴者歐洲之西及西南諸國晚近稍稍廢耳

案斯密所言田政傭奴皆英國當北宋時如此降至義都活第一時今制大體已立三權操政曰國王曰封君曰齊民而造律成賦下議院齊民之權特重其制如此故其君權雖世重世輕而不至於甚暴而民生雖時舒時蹙終不至於流亡而法則否君民懸隔而貴賤之等憭然此英法二邦政體之大異者故其變趨今制也英易而法難英順而法逆易以順則潛移而相安難以逆故決裂而大亂此乾隆末年法國所以有革政之民訌而其禍之烈為史傳所未有也

是故培田息土治溝澮舉之事望之田主既不能責之耕者愈不可也夫傭奴之廩雖其傭僅足以資生而自其後觀之乃較之雇傭為尤費此各國言計者所共知矣其人既不得為儲畜則食夥而功必臨潦倒塞責設求其善必峻以驅之何則田於勞力者無所利也古義大里田功用奴而主者之利何若觀之柏來尼與歌路獸拉

二家之言斷可識矣即在亞理大德勒之世方之古希臘亦進者無多故柏拉圖民主主客論（布臘舊籍乃柏拉圖假其師蘇格剌第主客設難以論民主設治諸政要者）謂國養額兵五千不耕而待戰則求贍此兵與其妻子者必用至廣極腴之田若巴比倫之原隰而後可則知其亦用奴耕者矣

人情常樂逸豫而以平等相需求助爲恥故喜用奴隸而不喜雇功其用雇功者非律禁僮奴即事情不同用則虧折者也蔗菸二業餘利甚厚可以用僮奴而不虧則所在用之而種嘉穀者不能英屬海外地凡稼穡者皆雇功近事北美之彭斯爾花尼亞人立約去奴工其事之成亦以黑奴少耳假使黑奴甚多將見約行田主富人所損不少必難成也蔗田概用奴工菸隴用者過半蓋西印蔗田利厚甲諸農業而菸業雖遜尚較稼田爲優故用黑奴耕者首蔗菸次之穀田最少

歐洲僮奴之廢不知古自何時顧僮奴非一蹴即爲雇功也蓋由僮奴而先變爲法國之麥太耶其俗始於羅馬而英國則其俗久亡今有舉其名而不識爲何物者矣

麥太耶者受子種牲畜田具於田主人而爲之耕秋收復所貸者而餘則耕者與田主均分利麥太耶遂或自去勿耕則復其所前受者於田主也

用麥太耶法者其田貲悉出田主與奴耕同然有大異者奴不得私畜而麥太耶不然有私利於所收則望其進非若奴之僅得所食不問收之豐歉矣考奴工之所以廢大都由於田主利邁而是國主亦害巨室畜奴之過多奴廢爲世治中之一大進境而其時地所始欲稽之史策無由往者羅馬教徒常以此爲教宗之功蓋千二百餘年時教皇亞烈山大第三有特詔教民縱奴事然不繼者固無嗣也故斷所以降奴用猶四百年其終廢者則前二事爲之耳奴初去主無積聚爲母以自活其勢必有所附而後可以力作此麥太耶之制所以興也

用麥太耶固較奴耕勝矣然欲其出財治地則不能彼見田主不費一錙而坐食則何所利而出財以培地力脩溝洫乎往者教士之稅僅什一耳已爲耕者大厲有以沮田疇易闢之機矧乎半取之耶陳力見田求無遺利則或有之益以已財還其遺

矣法蘭西六分其地五爲麥太耶之所耕法田主常云以畜與農以耕作少以運載多蓋運載之利全歸農而耕作之利半歸田主也人情之於利其不肯纖微有如此者麥太耶佃法吾蘇尙聞見之號鐵弓佃吉爾白暨柏來斯教謂古英佃名農賓則貴家大奴者亦此類也

案斯密盛毀奴耕然其俗亦起於自然大抵地荒未墾者多而田價甚賤則其勢非用奴不可至於戶口日蕃田價降貴則雖欲用奴耕不能今天下之田合而言之尙是奴耕與麥太耶法爲多而領田具本納主以租如是佃者爲最少之數也中國佃法省各不同如吾閩則授田於佃歲約分收幾何未聞主者出資助困窮之費也

繼而有今日之制其與古田制異者斥母以庀子種牲畜田具與夫傭者之廩食及稷則如約納地主以租凡爲此者常有若干年之租限計母責子則佃者或出財治疇之溝塍困窮皆以益脩彼知於利限之中其利之必收故也農政未脩之初佃爲

譯書院印

此者勢極難恃此弊今英所無而歐洲他國尚如此蓋租限未滿田主或欲改佃或云自耕則農之所前費者皆失之矣就令田主背約逐佃而佃所取直於理者亦常不足蓋常法不復佃於舊畝而令田主估值償佃則償者不及所費常資也歐洲亞農英國為最然亦遲至顯理第七之十四年始立無端改佃之禁例後此才逐例改佃者佃得復耕故田不僅取還所費之值而受估費無定之虧損自此法立農有固志但觀田主與人爭昨涉官不引田主主地之條轉援佃者限年改佃之例則律過佃者之優可以見矣故英之農佃其安固不搖幾與田主相若英制民歲出租四十先令以往者為齊民則可以聯名投櫃推舉下院議員得此而農民無貴勢與地主侔矣往往見佃者受田未立租約遽出財建倉廠囷窌其間不復疑田主之見奪其相任如此此僅見於吾英者也吾英政俗此為最善以富國之效言之為廟實徵者數百千條未若改佃之禁之一則也

田租年限愈久而律有專條為之用防此獨英有之未聞他國有如是者一千四百

四十九年蘇格蘭王雅各第二仿立此制以便農民願其得續據者則斷分律為之梗塞承斷分業田以之命佃立限至短常法不逾一年雖議院於此頗加補救而舊令束縛之苦未易蠲袪又蘇之佃農例不得推舉議員其品流之貴不若英佃則田主之所易也

至於歐洲他邦之農政雖亦知無端改佃之病農立為條禁不使為田主與覬利者所魚肉然定年猶短不足以勸農功也即如法蘭所定者不過九年耳間近乃展至二十七年然猶甚促不足令佃者舉大股母財加治墾以盡地力也大抵各國議政之家即皆有地之主故其議律也意有所私利則法從之而其所謂私利者果利與否其智又不足以及之也不公而貪未能遠謀彼以為佃限過久則地主受束不能逐利加租而不悟時短則佃者不出母財以進地力地力不進則地利不興而主者之利亦薄彼固未嘗統前後以為計也

古俗佃農之於田主納租矣尚有無名之徭役主家有事即隨呼之此之病農不言

可喻。觀近蘇俗。變者孔多。於此則凡不粥者。佃皆不供。故數稔之際。農困稍蘇。而田粱亦進也。

田主一家之徭。其病農已如此。若國中徭役。則有甚焉者。開通大道。而時脩之。此爲田農專役。諸國皆然。雖輕重有差。而至今不廢。王如出師。若王官過境。車馬餱糧。農者供之。其價定於供應之吏。不得異詞。歐洲君主之國。以此政爲厲民。而廢其俗者。獨吾不列顛已耳。若法蘭西。若日耳曼。皆至今尚行此令者也。

徭役之外。有征求。其無定程。而繁重與徭役等。古田主多有地封君。其於國王。亦嘗苦徵求無藝矣。而獨任其王之施於己之佃農。王取於諸封之佃。名秦理稅。秦理稅者。臣虜之稅也。（說詳部戊）是稅行。則大抵在田主。今法國猶有之。觀於彼可知古事矣。其意若謂此不過分取農人之贏得耳。顧其征之也。則第其廄之牲畜囷窌諸可見者爲差。此何異於懸厲禁以沮農者之出財治田乎。雖有積畜。將避匿藏弆之不暇。其必不以廣田畜牝舍宇治耕具明矣。且秦理之稅。被者恆以爲辱。惟備佃乃

家之不得躋於齊民之列。貧家富民。於是皆相戒勿爲佃。故秦理稅行。使有財者相率以遁南畝。地力之衰。又何怪焉。往者英國有什一之征。有十五而一之征。其法與秦理同。而農害以大病矣。

夫壓農之政。其多如此。則無論國中刑政寬大公恕爲如何。民生之自由身家之可保爲奚若。而田疇之業不蒸。持佃農以與有田自耕者較。其情猶貸財以買者。貸財者常累於息。佃田者常困於租。累於息者恒不進。困於租者地不肯糞。雖謹儉爲之。猶不逮也。況佃農品地常卑。自歐俗言之。有下於工賈者。至於商工末途。非佃農所得比肩矣。富者之擇業也。常趨逸而避勞。益財治田者。其財必積於農。由他業移則絕少矣。國之進富。非農莫由。歐洲若干之國。不爲農業者。惟獨存英。餘則荷蘭瑞士最優農。而二者於今皆民主。

其他病農耗國之政。古歐洲尙多有之。受其敝者。固無間貸田於人。抑有田自耕者也。舉其一二大者言之。則如禁運穀出口之例。幾於各國皆然。又若境內通商

地畝所產者，皆立種種隱法，或禁耕收，或禁刈穫，或禁遊獵，翦祓者矣。與行之皆病民，則偏於羅馬禁遊獵以附，與獎遊獵入國之條，其術效於義大利之農功，何若附已將及之矣。夫若爲歐洲最廢之壤，而在當日又爲其主之所都，聞者爲之其效倘拊。至於次廢之壤，而出殺之禁，與種種隱法行於其間，其病農耗國之效何如，則尤吾人所未易思議者矣。

案自古無無弊之法。方民德未進，民智未宏，則法之爲弊尤衆。故一法之行，皆有其便不便者，較從輕重，則行之矣。苟無不便而後可行，此何異庸醫立方，必求無毒之品，其殺人乃愈多也。知時務之士，爲國家立一法，衡其與已者，於舉其不便攻之，不知擇輕務。行法者，同擇其輕者爲之，非得已也。中國自秦以來，其立政大體，多與羅馬今作相若，知防奸塞弊矣，而不知有遺其大者之邦本利病與所塞，所防者將俱去也。即如以宗社之以權矣，而不知國有較大之無重臣郡縣之官不用土著矣，而不知吏將視任職如傳舍。六部有同官，等於六人而不知

官事之推諉而叢脞。三代後法。大抵以禁非有餘。而日進治不足。卒之禍常發於所慮之外。弊即伏於周防之中。而財力匱乏。人才消乏。有欲圖挽救而不能者矣。可勝歎哉。

篇三

論羅馬解紐時城邑有權所由起。

當羅馬帝制初衰時。歐洲城邑之民。其利權品地。與田野之民蓋同。初希臘義大里爲民主合衆。亦有城邑。顧其居民。與後者大異。合衆城邑。其中皆有分地者。築城聚居。爲相保持計耳。至於羅馬解紐。有地者多即野築砦堡以居。四圍皆己田。而佃者附之。爲戰守耕役焉。至其邑居。乃爲廛集。工賈萃之。猶爲王公與有地者隸也。繼乃權利漸增。邑有約書。以爲永守。觀其約所云云。可推其前此之何若矣。如云邑民女子。聽自主嫁人。不必請於地主。已有積畜。身死之日。付其子孫。或遺囑分人。主者所不得奪。可知未有約書之前。其人皆地主豪家奴僕。與野之佃[illegible]等耳。

凡此皆貧賤下戶之民。持貨衒鬻。過市趁墟。若今之負販者。然古歐洲國俗。於此類行賈民過其過境。若橋梁津關。若墟市。若陳肆坐列。皆征之。蓋猶今亞洲韃靼諸部俗矣。吾英謂之界稅。橋稅。落地稅。攤稅也。其國王及封君有力者。得於境中業賈者。以令豁除之。然必歲有所貢納。賈得此者。雖品地猶汚。得稱自由賈人。自由賈人者。不過易貨征為頭會而已。英國部邑中古冊籍。猶載某鄉某賈歲納之數。名保護捐者。即此稅也。

邑賈賤業也。然其發紓自由方之野農為蚤矣。蓋由前之俗。久之而通邑工賈無人不納頭會。頭會徧矣。久之而王設儈長。使總收之。制無定之數。為定額。歲為經租。為儈長者。（即中土所設牙行總董）則市集之豎。或他富室。邑中多財有畜之工賈。起而自充之。而料聯為保固。富賈為儈長。王之所便也。則聽之。令每歲總邑市租以自完於王藏者。如經數而止。不更設吏催督之。免於吏之催督者。當時民所最亟而惟恐失之者也。

始伯長之承邑租也若佃農之承田然有年限者也久之而徇相承爲產業歲納經租不增減也既永永納租矣則其民亦永永爲自由民免關市征及諸徭役且其租爲通邑之所納則居是邑者皆自由民不區某戶復某戶未復也故通而名之曰復邑居復邑者皆自由民自由工賈也

其便利如嫁女自主有積畜得傳子孫若遺令所欲予者似皆復邑之民而後享有之邑未復民身獨復者嘗得此否不可考矣吾意其得之特無所徵耳總之無問身復邑復得此者皆眞自由平民超僨虜奴隸之列非但若前所稱之自由賈人已也邑復矣彼民之所得自爲者尙不止此彼方聯以爲一體而一切之制度興焉（攷英國邑聚其民聚而不合者如中土之鎮集曰拓溫有聯約制度者曰柏拉其有大教寺爲教主所居者曰錫特其有封爾若衙署者曰沙爾曰戾溫提）得自推擇邑長（英名馬芝斯脫特不譯令等者以非國王所命也）立議曹（蓋猶中國之鄉約所而權重過之）列約章以治邑事建城堡籍民兵爲守望備非常有警則登陴

其職守。其訟獄小者邑長裁平之。大者而後愬於王之理官。英之所予邑民者僅如是。若歐洲他國。其謂以予邑民者。稍多且大也。

古歐洲之君。其有大貸於民者如是。夫謂既設俞長以收市邑之租矣。則必稍假便宜。畀權勢。使有以牽其頑梗者。此說近也。時方擾亂。設有未措置。必求之於王之官吏而後能得。則事之廢而紛者衆矣。顧吾所不解者。市邑之租。年月前長。不必勞神費財。可以收方將之利。乃其時邦君獨肯定爲經入。不復增廣。而又惠然將民聯體立制。儼若民主於其邦城之中。而不相疑忌刻櫟者。是可怪也。

欲知其所以然。則當援亂時一國豪桀之小侯孤柔牙數積處敗漁其民。蓋歐洲之中。無一王爲力。足以刑其編宇。保其黎庶也。民既不能托命於國律。其自救之術。有求庇於豪家而爲之奴隸。抑連體合從以相保持已耳。無論其爲錫特與柏拉之民。析而言之。皆匹夫也。獨至鄰伍合從。出死力以與豪暴者抗。則其勢稍厚。未易摧矣。豪食有地之家。其意常輕齊民。以謂彼與縱弛之奴無異。貴賤既懸。不相爲類。而工

賈之富貧。又有以勸其貪黠。啓其戎心。虐寡否耳。誰復哀此無告者。民之疾視豪猾。固其所也。顧王之於群豪。亦甚惡而深忌之者也。至於齊民。則有輕蔑而無疑忌。於是同仇相許。王與民相楷柱以待群豪。民之安集而自由者。王之利也。欲其安集而自由。必畀之以擇長老設令約立城堡習戰守之便宜。蓋聯不齊之民爲以一體。非有制度賞罰行於其閒。其勢不集。雖聯猶不聯耳。故其所貸者。誠不得已也。市租定爲經入。使民知其後之必不復加。而諸邑之心益附。邑民附而王之勢乃不可傾矣。大抵歐洲古王。其與諸豪最爲齟齬者。則於都邑之民尤寬大。如法英之約翰。邑集工賈。蔭附最厚者也。法之翌立第一。於諸侯濫失其收。至其末年。其子路易與國中諸耐市長老謀所以控制之術。與以二衛。此之一變。理訟務制。縱民得自擇邑長。設議曹以治邑事。一令邑居民與鄉中村長將以邑長。王有調發則應之法。之有邑長議曹自此始。後若干年耳曼之蘇阿巴。王亦以此時（南宋景定閒）許群邑以聯約之權。號漢薩盟公會賦閔[illegible]工商之業。其會垂四百餘年不廢云。

都邑所起鄉甲號密里沙當此時密里沙之強盛善戰愈於國兵也一令傳呼萬旅遂集人懷怒心各自爲戰定爭排難群俠畏之若義大里若瑞士皆以去王都遼遠號令沮梗於是所在邑集爭起爲民主與其地之諸侯抗勝之則責令鋤營保去守械入邑聚居與齊民尙瑞士之薪納若他大邑其故事類如是若義大里諸邑民主當以十二三期之際密里沙起者尤多也

案今歐洲各國密里沙猶有之則以額兵過費而耗國力故爲此使民皆知兵國有大難人人能戰蓋寓兵於農與中國三代田賦府兵之制合矣亞洲日本亦如此云

若夫英法二國之王其操柄雖有時而不張而廢除則未嘗有也故其國都邑無自立爲民主者然其民之勢常強故使市租既納非百姓所諾者其王卽有急不得橫抽毫釐之賦國有大事則王詔通國都邑若柏拉若錫特各遣專使詣闕下號代議員與有爵及公卿教長雜議以定所出所以偷王者廩齊民與爵貴者恒持異同而

王亦樂用之以抑群侯殺其勢此上下議院之所繇分而歐洲國中諸柏拉所以有推擇議員之制始也僅以定賦今則於一國事無有不當問者矣

案觀此知歐洲議院之制其來至為久遠民習而用之國久而安之此其所以能便國而無弊也今日中國言變法者徒見其能而不知其所由能動欲國家之立議院此無論吾民之智不足以與之也就令能之而議院由國家立者未見其為眞議院也徒多盈廷之莠言於國事究何裨乎然則彼日本何以能之曰彼日本之君因新自無權而為有權者也權孰與之曰民與之其民之得議不亦宜乎雖然彼日本之議院至今猶未為便國之制也繼今以往漸為善制則未可知耳

都邑之民優游安集交齊治肅擾無相侵奪而其居田野者其生之狹隘酷烈如故也衣食裁足斯為幸民欲求盈餘則侵奪者衆夫民惟既處既安全而有其所自力者夫而後更奮以求其餘此文飾便利之饒所由興也故若古歐之治民之由質而文也邑先於野何則民由質而文必始於生之有餘故也當是時歐之野民稍有餘

資必蓄藏弃衆閒伺隙逃爲邑民其時法制於邑最後由野逃邑亡命一歲不爲主者所求得則終身復故其時野之蓋藏歸邑若水之歸壑也

矣謂邑居之民衣食物材必野焉出是固然矣然使都邑所居並大海之匯瀾可濟之河則野矣而不必其近而居其附者也則流通遠遠方之物將來萃之特視其邑所製造而運致者爲何如耳如是都會日月之際隱賑無倫而野之居其附者猶燕然兼然可也野之與是邑爲通者必極廣遠而後足以供其食與役故野以近都會而富者古恆有之若古希臘若哈剌森之當阿巴錫朝之世（自唐天寶至南宋末年）若埃及未爲土耳其幷兼時若西班牙當英路戈爲政之日其邑野之形蓋若是矣

資之以商業致殷富者其義大里諸邑最乎（時羅馬東遷分爲二帝一都土耳其一始都義後都德其存於義者僅羅馬舊都已耳）文物之國環地中海而義大里爲之樞若衆星之拱極十字軍者古今至無謂之兵役也殘民傷財不可歷計餘國

被其毒者。而義大里受其賜。一洲之兵。雲委鳥集。群然以光復聖冢爲號。（十字軍始於宋紹聖元符之間。以耶穌耶路撒冷墳陷回教域中。而教徒被侵掠。教皇覺利倡復聖冢。而耶穌教諸國從之。兵連不解。近百年也）而威尼斯熱奴亞碧沙諸步多船舶。爲載運兵旅輜重焉。當是時。義大里諸邑。若司十字軍之轉運也者。而其地以之富。

民居都邑。而業境外貿易者。則通高等之熱貨。與華飾珍異之品。於數國間。往往羸握之微。土物傾囷倒廩。而後償之。民侈心日滋。如此。故當是時。歐洲商業。可一言盡也。華國出其精。瘠壤出其粗。而懋遷行焉。英倫之毳。易法蘭西之酒醪。伏爾德之絨羢。波蘭之麥。易義大里之毯。法蘭西之絲品。其他可以是推。

民生日用。由質而文。由粗而精者。其勢。而通商之事。有以開之。始也。致水土物以求於其外。其值恆貴。及其求之者多。則倣傚之事起。而於其國自製之矣。故羅馬解紐之時。製造邑業。多興於西諸部。

顧此所言製造之已業，乃以地所專擅，民所專能，而成貨鬻遠者言之，非常物之謂也。蓋國大民眾，雖蒸僿之群，於民用不能無自產者，若布帛，若宮中之械器，齊民所有什九皆其國所自發。此在無製造之貧國尤多，而在擅製造之富國轉寡。每觀下戶貧民，所衣者異邦之既，廚所用者遠取之陶冶，則不待問而知其為行俗名國矣。

製造工業興，以業名其國，貨行遠方者，務所由起，有二因焉。一曰天事，二曰人力。而其致於民各異，則先自其地所本無而出於人力者言之，巨子富商見外國奇物異製，謂學成足以致鉅富，則斥大貲，集眾力，名為其地興利源焉。率之事勢不同，成者十四，不成者十六。故如是之製造，必後迪適而生。此如古義大里北部路加之絲業，興於十三稘，迷一千三百十年，為暴令所逐（當元初正瑪可波羅游華時）一時織工去其地者九百家，而三十一家適近國威匿斯所，告其官，斷為威興絲織之業，既受廛，而得資助於官者，莊業則用三萬指，為其事。他若伏蘭德之廚業，其興特古。吾英額理查白之代，乃由伏而入英。法國理安，英國倫敦北城之織絲業，皆本無者。

凡人力强致之工業。其物材無土產者。常致其物材而效其成物。即如前之路加其成帛。皆用他國絲縷。十六稘以前。義北無蠶桑者。蠶桑之入法理安。當其王察理第九之世。然至今猶用外土絲。英倫敦北城同此。伏蘭德始爲罽。用英與西班牙毳也。英罽亦皆用班毳。而罽駕精。行滿遐。凡如此之工業。其興也非由自然。必一二有力者倡爲之。繼而日擴。其地多瀕海沿河。然亦有時見於內地者。則視其地利與倡者識力所及以爲之。

其由於天事之自然。而不由人於力所强致者。則又異是。大抵群治既開。其中民生日用之所資。與夫居服翫好之爲作。雖在僻邦。皆有不斷進而自進者。天成之工也。其所治之物材。每產於域中。其地之所居。不必若前者之近水。雖漕輓斷絕不足害其業之興也。往往其土磽瘠。耕稼既艱。民食饒裕。而又以漕輓之不易。地產有餘者。居其地而不外流。於是乎以其地生事之易供。遐方孰技之工。不招而自集。成貨求食於他所爲饒。既有以勸其巧力。究其藝乃日進。而所易亦自豐。故各工之於其地。

有相得之用焉。地得工。其所餘之貨。無待於遠輸。而不在於蓄積。工得地。其專家之巧智日益上。而有所興綢。農得工。而生貨豐。則本業不病。其畎畝之產益滋。工得農而熟貨流。則末業以脩。其高竹之規矩益精。其始之成物。不過取邑里之用已耳。而物良聲疾。則遠所之民。爭欲得而資用之。夫生貨與雖熟而粗者。非待漕輓既通。不能行遠也。惟熟貨之精者能之。盈握之物。可卷而懷。而其價則推闌連乘而後埒之錦繡之段。重不過數十斤耳。而易數千斤之粟。是數千斤者。皆織與治者之所食也。故內地工業行遠之後。則前此農業之所饒衍者。得此而徧達於四方。特形化而所附者殊耳。然而是工之興。必待農收既富之後。不若商之生於人事者之後於商業也。此若吾英東北之栗底思（精羽毛皮革之製造）哈力發士（以氈毹吉貝之業名）蘇非勒（以刀劍名）蒲明罕（中國所用棉布大抵產此）武畧罕布敦（以鐵冶名）凡此皆興於自然者。故曰天成工邑也。然考近世紀載。工邑之興於自然者。其精進廣馳。皆不若工邑之興於人力者之速。蓋自然之工邑。其興盛必

後農業而通商宏大工政日脩者其勢又可使農業之日上而不自知其相因之理爲微渺矣

篇四

論邑業興而野業轉進之理

都邑之工商業進而富厚則其地之野業必脩者可言之故厥有三端銷場日廣一也此其利不僅見諸附郭之鄉野而已凡與是邑通者將皆驗之然遠近有轉費之差則近者尚勝商利歸田二也工商邑居而致富聞有田可買置者則莫不勸爲之人情隆賑之餘樂占地產而地之歸商有尤便者商爲發貯居邑之人析利最精有所更還謀定後動非若有地世家徇欲出財常無所收二者皆成於習而以之主田利害遂判故商之析利幾秋毫而其發也若猛獸鷙鳥雖數萬巨貲斥則斥耳世家財出不返而興事多徘徊審顧之情不能如是之決也生財之道無分本末皆條理計慮精神三者用而後利見此世家所萬萬不及商賈者也故商主田產則地力必

將田主各恤其私而國有進富之效也終之其三則地惟商賈製造之業大興而後文物聲明以進

●文物聲明進者治俗整齊民生安集之謂也游牧耕稼之民當昔征從軍旅隸於地主奴使而虜用之故邑業有造野業其大者不惟國富攸關而化之進退繫焉然而知之者寡矣晚近談治之家先獲我心者獨休蒙大闢一人而已。世家之有地也動逾數百千頃乃刈乃穫積倉萬秭其有餘如此而其國外不與諸邦通內無精絕可喜之工業其所有餘舍以食田畯養游閑無所用矣古俗其餘粟足供百人者門下著百人之籍足供千人者門下亦著千人之籍世家主人其前後左右大抵皆食客耳無功而祿將惟主人之所指揮吾歐工商未興之世自國主以至封君凡號富貴者之所供億其浩大有非今人所能致思者威明斯德殿者吾英最廣之宮居也乃威廉魯沸王宴客之處彼未必病其窮大也史言柏槃賚瑪凡楊不足則以稭莞席地以待客之後至尊食者又瓦爾域一侯爵（英第二等爵）日食不下三萬人雖其詞誕然其數必至多故其言若此即今蘇格蘭世家所爲尚有

然者此其事豈獨英蘇已哉凡國工商無聞而獨以農業富者莫不然矣蘇師波恪爲吾言親見一亞拉伯秦酋驅駝牛入其都市富盡傳食滿城行人乞子皆席地數坐與共食也

其家甫田廣陌之中所有之佃丁雖勞力後食與其奴隸食客不相遠耳用受於主人舉家衣食惟此焉依而所納之租僅僅名存而已英律爲此種佃民爲恩許之佃蓋視主人喜怒以爲容逐也至其納租則歲一先令半至於一犢一羔皆可以將其意凡以視感恩不叛而已此蘇格蘭山部所在多有之夫使國有成俗習境內所產者必於境內盡之則一主家收成既廣其所豢養者往往徧詐數十百里而進不必哺餒戶庭之中而後爲門下之食客也如是之民其一身之飽煖婦子之酣嬉皆惟主人之爲仰又何怪伈俔媕阿自處如奴婢乎

且由是而小侯棊建之制成焉夫羣侯者其始皆擁地之豪已耳以其服從之衆也浸假而獄訟質其成矣浸假而戰陣爲之帥矣時平則定約束以使之相安有事則

出指揮以伐其所仇他人無此權力而彼獨擅爲之何則積勢臨之漸也就令其上有王亦不能遽奪其勢王不過小侯之長耳雖爲群小侯之所嚴事然使入小侯之封內取其民之干盜者而誅之則犯其合從相死之勢而威瀆事難故其勢不得不獨之以與其地主刑之事如是兵之事亦如是也

案考歐史知歐洲諸種大抵皆自西域安息流徙而西其先皆游牧種民降而後有耕稼隨畜爲居者生日衆其建國本始之事如此非必有錫土胙茅之事若中國也希臘之制爲合衆羅馬有藩鎮而無建侯至於中古宋元之代國相併滅於是論功行賞分壤而食其租蓋若湯沐食邑矣順分土因而分民於是乎有拂特之俗拂特者衆建之末流也一國之地分幾拂特分各有主齊民受廛其中而耕其地則於主人有應盡之隸役而莫大於出甲兵應調發之一事用拂特之制民往往知有主而不必知有王故地大民衆者王力不足以御臨之也英倫王勢較尊通國所共戴故其中拂特之制最先廢（順治十七年）若蘇格蘭則略後矣

（乾隆十二年）而法國群貴屬民尤深其執持亦尤固則因之以爲乾隆五十四年民變革命之大戮世變之烈古未嘗有民怨其上其報之也但貴即足以死其軀不問有罪無罪也則拂特之遺孽自無有存者矣而德與諾土其制轉綿綿延延至道光末年而始廢亦以見變制之難爲也然世進而民智開則食租衣稅之家有雖欲如前之柔淫而不得者拂特之制雖名存而實則異古久矣

然或謂吾英鄉官聽鞫之制爲拂特律之一端者乃失考而大誤也拂特律之行晚而鄉邑自鞫庶獄之權先之蓋數百千年且不徒訟獄一端而已即如募戍兵造圖法立約束以自行於其鄉者凡此之權皆有地之民所前有者撒遜之封君其權不亞於威廉功臣也而拂特律則自威廉滅英而始有其制法蘭西拂特律未用之初其封爵食采者權力所持甚大蓋其制生於地產之自然各國地產之分既已如是則鄉官地主之權力必重於國王者自然之勢也近事蘇格蘭洛加巴部有爲末倫者不過一公爵家僕耳非命非尉身未膺一命於王朝而爲其地平訟獄理庶政者

幾數十年。而民安之。至一千七百四十五年。乃率其鄉八百戶以歸廢王雅各而敗焉。國俗之流傳。而民安於所習如此。

若拂特律之行也。初爲約章。載諸盟府。乃所以抑有地諸封之橫恣。而非所以發廣其權力也。其制自國王洎夫最小豪宗。皆立之等差。以相系屬。而皆有臨御服役之事以維之。有地封君身死。紹其業者年未及格。（西例以二十一歲爲丁）則其地由最近之屬長主之。（蓋猶中國古之方伯）爵尊地大者。比例而升。故公侯大封死。而子弱者。其地統於國王。既爲主。其地收其租矣。則於嗣子有保傅之責。督其學業。主其昏娶。不如是者爲違律。此制行。國王之柄稍重。而郊野小民未嘗受其益得善治。小民疾苦。生於田制佃耕之間。其弊非拂特律之所能革也。督責統治之柄。在國王則畸輕。在小侯則畸重。已成尾大不掉之局。故其制雖用。而群侯之專橫如初。擾伐攻討。殆無已時。其上陵其主者。亦時時有之。田野多被兵之事。欲農業日進難矣。

天下有其始若甚微而後效則至鉅有常智所視爲無益而用之反以有功此事理之際所以非師其成心者所能察也古者拂特之敝豪暴侵欺窮黎無告雖有強王其救之也不過一時非無明約服盟其相維也終於叛散而孰意此歐洲絕久深漸之暴俗所欲變之以兵刑而不得者乃轉以商賈工藝之微卒有以鋤其荒頹而丕變乎蓋世之所以有擾亂者以有地之家擁衆爭強故也彼之所以能擁衆爭強者以其所喚咻哺飼者之多也喚咻哺飼者之多以積倉儲糧粟而無所於散也自商旅之既通製作之日進也彼乃得斥其所有餘以贍其耳目口體之欲撫困倒廩所易者多不儲留之物舍以自奉而非隸其宇者所得分也夫厚自奉而不與人同者有欲之民皆如此而居上者爲尤故向之施於其衆者積而不流不得已也一旦有術焉能舍其所有者私於一身不以分物即盡一家一年之租賦總入而爲之所甚願也一襲之繫千家之產一帶之鉤千夫之膳不以爲費且以爲奇而向者爭強擁衆之權與俱去矣此商工利興豪暴力征之風所以不待鋤而自絕也今夫斥倉廩

以養人者俗之所謂也庶不貴以致淫巧者世之所非也顧救民水火之功終在此而不在彼然則天下事之繁賾理之踳變夫豈師其成心者所能詳審而論者耶必謂商工末興豪富者有養民之盛百貨日出浮末者奪民食之資又非極摯之論也今使一國之中無外至之通商矣而亦無精巧之工作則歲取十千鎊之粟之家委積紅朽勢不外流必以贍千家之食而後已食之而將所與易則其人固皆主者之僮隸也至今日之世此十千歲進之家其所飼者或不過二十夫甚且一家之中所雇者不過一二走卒供使令奔走已耳然而彼之所養者詎可謂止此二人二十人哉夫苟以類推之則今富人之所費同古其所波及而潤者且過古之千家而與不及也夫斥其積畜以易工商之貨斥者附多而所易者固微也而是至微者其治與致者之手指則恆至衆也恆原於功不衆其值不能如此貴也償之酬也其近而可見者所易之物其遠而不可見者作治運致之功庸與齎財廢著者之贏利也特局遠則相之分繁而事之變隱耳此作治運致者之功庸與齎財廢著者之贏利不

必皆仰之一家也其所得於一家者於其物之全費或什一或佰一或仟一甚者萬分一焉其爲利之仂如此利仂故雖受之而不必以爲恩雖靳之而不必以爲怨恩怨泯故其勢雖相待而若其不相待不相待而民乃自立民各自立而文明之治乃可言矣

古之局常分以爲晉今之局必合而後見古之豪家以租養人其所養者必其家之佃傭隸僕各爲養者也今之富人以租易貨其所養者工匠商旅合而共養者也若嗜其多寡則以酒肉餔餟之奢而多靡故今之所養者常多於古若獨取一家之所及與一匠之所受而言之則其爲分又至薄也交易廣而分功繁一匠之所資生皆待百千家之所出者而後集雖豪家養於諸家而其數既多非一二人所能爲貧富苦樂而不必有所專仰者矣

有譏之貨交乎前而富者之嗜欲日滋於是乎昔之所謂有餘者浸假而日形其不足矣不足而求遂其欲則昔之無功而祭者其數不得不損損之又損馴至盡無人

時。且此不僅見於寄食者已也。即田隴之佃傭。有勞而食者也。至是亦將節其可已而留其不可已者。佃減而田間之居廬亦稀。可耕之地闢。而耕者則取足以周事。未容濫也。於是乎有限田之事。而貢租微焉。貢租之初微也。必大過於平日之經數。顧歲入進矣。而欲得之。得償往往過之。則不旋踵。又形其不足矣。不足則其責於租者將有過於未治之田。不腴之壤之所克給者。過而猶微。則必施濬發糞培之費於其田而後可。主者不之出而欲佃者爲之。則必展累年之限約。主者必不易佃。使所斥之貲。操券可復。而後佃者乃勸爲之。此農耕入田長儥之規所由昉也。夫耕他人之田而長儥之。其去已產特一間耳。厚費樂施。田疇以沃。此農業之肥。而舉國之大利也。顧深追其始。乃由於主地者侈心之萌。與日通奇物者之有以鼓其嗜欲。

夫仰豪之鼻息。而一切惟所命者。特寄食之徒。與耕其田而納名租者耳。既予貢租矣。則雖在恩許之佃。彼田主不能惟所欲爲也。主佃有交相資之道。而佃者既以價受田矣。則不能徇主人而蹈其身家財產於不顧也。至於約爲長儥。則主佃勢均。而

耕者純爲自由之佃戶。雖至微之供億。至輕之徭役。舍僦約所諾與夫國憲所垂之外。彼此皆不得增毫釐焉。

彼耕其田者。既爲自由之佃戶。而寄食者又盡去而無遺。則其家雖有名田而無擁衆。故其勢不足以爲暴。而其境之刑政。與之偕而下衰。敎經舊約載義。唆以饑餓之餘。求一飽而自鬻其與生俱來之權利。今拂牧小侯之鬻此也。非以救饑也。非鬻於流漿簞食也。乃鬻之於既富之餘。鬻於耳目嗜好之近。晶熒詭譎孩稺所欣。非長者所宜近者。而諸豪舉此自褫其所傳之羽翼。以降等於編戶之民。斯足異已。然而田野之民生安集。而刑政不能與都邑俗均者。其端在此。

是故嚴宗法。重譜牒。先疇廣遠。祖孫父子相承守垂十數葉數百年而勿隳者。有之必重農而輕商賈之國也。若蘇格蘭之山部。若南英之衞勒斯。此皆晚通。故其地世家至今多有若亞拉伯之國史。有某可汗所自發者。迻譯者徧數國。取而觀之。舍譜牒而外。無他紀錄焉。則其國之多豪宗可想見。向夫國有富民。其成人舍祭養羣人

無他道以散者則其量入爲出易耳雖其豪舉必不施過其力以自累明矣獨至身處五都之市麗都奇詭物物足以蕩心則煩費之興不知所屆矣何則富者皆從無涯而自恣情勝故也是故家於尙儉之國身席祖宗之餘資雖其先有明訓其國有禁條所以勗節儉戒僭奢者甚至顧其財不恆守而易靡者勢也若夫僻簡農牧民鮮外交之國雖無禁令誡飭其財之聚者恆留若亞洲之韃靼天方游牧種民類多若此且其財將主於麥酒牛羊亦無繫而不貪之理也

無形之世變起於野邑二民顧彼二民之所爲初何嘗以群之休戚概其念乎世家之子所逐而遷者不過求遂其童騃之嗜欲而商之轉物工之成器雖未若富兒之可哂亦不過謀財發業追時好以取利耳是二民者一以其恐一用其貪以彼所爲而遂致必然之世變如今則所不及料者也

是以歐洲野邑之間其治富滋昌之序有與他土微殊者他土野闢而後邑興歐洲則邑興而後野闢其相爲因果之次殊矣顧其序既非原於自然將其效亦常遲而

難特此察於歐美二洲進富之殊可以見矣歐之富由工商故其效遲美之富由耕牧故其效速歐之諸部其戶口自倍非五百年不能而北美諸屬二十五年而倍者有之二十年而倍者亦有之大宗傳長之制斷分永業諸律令行則田疇完而不析有大封而無小町夫小町者田事所由精而地力所由盡也家有數頃之田肥瘠滷鹵雖微必知水利土宜無棄不得當其穀耕自勞其心若人地相倚一合不可復離也者愛惜中興不徒治之不疲貲亦實之無斁是故諸農之中小町自耕之農其勤苦功慧收利之多常爲之最也自土田不可披分故隴畝之待售者寡供少求多即有售者亦皆辜榷貴庾之直價矣價亙故租不齊息況夫益之以培田之費殷畝之蠲與夫資之緣田而起者凡此皆役財取息者之所絕無者也是故吾歐之民家有微貲斥以買田厥利最劣其或半生勞勤漸有餘財雖知利劣終以營田者大抵欲長恃無失已耳至若強力少年斥二三千金之貲不治他業不習他藝而用之於田爲農功者其後此之所收穫亦可以無憂而自立獨其他厚利高名所用其財而可

與之於餘業者斯無望已且如是之人使其力欲企爲田主而不足則亦僅爲佃農而不甘故總而論之田完而不敷則其轉於市而售者寡售寡則價昂價昂且使母財之用於田疇者少用於田疇者少則其國之農業難以歲增矣獨至北美之事則大不然人握五六十金之資即亦可治樹畜購荒地而治植之用財之利莫優乎此無問母之大小也役財治生由此揚名發業亦由此其用財利害與歐併驗故富庶之效遂懸若彼耳吾非不知北美初闢民多地曠其田價幾同無物此不特非歐之所得同即在他洲地各有主者亦不能也吾所欲言者以謂但使大宗傳長嗣分永業之法變焉令父之傳子遇有田業平均爲分則既析之餘業輕而易轉易轉則入市者多而田價平田價平則租可齊息而母之爲地斥者其利不減於他業財注於地則農業日蒸而國殖亦進此則操柄者所當圖利者耳

案所謂民治小業各自有其田則農事以精地力以進者斯密之後持此議而能徵其事者實繁有徒而其效於法國爲尤著法之國力大抵恃此俗耳顧孚林鄰

縣論五謂使縣令得私其百里之地則縣之人民皆其子姓土地皆其田疇城郭皆其藩垣倉廩皆其囷窌爲子姓則必愛之而勿傷爲田疇則必治之而勿廢爲藩垣囷窌則必繕之而勿損自令言之私也自天子言之所求夫治天下者如是足矣此其言與小町自耕地力以盡之理乃不期而闇合計學家楊亞德謂其效如幻術可轉泥砂爲黃金或又謂國行此制者野無惰民國多美俗亦可謂傾倒之極矣然自汽機盛行以還則幾用汽耕之說出而與小町自耕之議相持不下謂民日蕃衆非汽耕不足於養而汽耕又斷不可用於小町散碎之中蓋世局又一變矣事固不可執一以論時宜也

吾英工商之業其興盛冠諸邦者此不徒人事之能爲亦本之天然之地利耳土壤饒沃海漱其周港汊出入如犬牙可濟之水隨地涌發交流其中通國之地去水涯無甚遠者故其國於通商航海之業最宜施巧成器者朝發於肆夕馳四方故收利遠而業之益精易自頃理查白臨御以來國家議令乖條主者皆兢兢然以獎進保

持工商之利爲要旨。於國家政法。於工商援護。亦非歐洲諸國所能及。若以一言評之曰。商工之進。能以發達。大然如此。至於田野之業。國亦日新。而其進步稍遲。未若也。業之蹉跎也。細理查曰。以前英之土地日相劃分。至今增之不耕荒蕪者。門耕矣。亦強半不能盡其能事。國之法令。國亦時有以補助而勸獎之者。如此非能行遠。穀出口者。不獨無稅。且不惜重資以獎外輸。中政之嚴。有以外穀進口。競農利者。則加重賦以困之。至於近歲外來牲畜。則設附繳而外驗禁之矣。然而沿田之民於類麴糵。地產中民食之兩大宗。幾於網收其利。而英與俄。雖獎政禁令之施。其於替無益於民。而爲秉成者之妄見。然上既有農田重野業於斯。從祿之民。作業以之樂利。身氣以之發舒。而各知其所處之非汙。業此其所關爲尤鉅耳。自大宗例長致租什一。與夫斷分水業之制既行。勸相勞民之事。能如吾英爲已極。而乃極所能爲。吾土田之治斷止於如此。假令爲上者於農業淡然。不以設法獎助之政。一無所施。農業之汙。猶如洲內諸國之俗。吾英田事又竟何如。此未易以一言決也。自細理查曰

之世。至今日月轉丸。為時過二百載矣。物盛而衰。則居今之日。固人非所宜樹變者也。

案樊禁諸令。皆英國今日之所無。民智日開。知此法之無益。則稍稍除之。至同治間。大略盡矣。牛羊進口之稅。已袪。皆一時以牛疫之事。外至牲畜。察令甚嚴。而牧者獲暫時之利甚優。於是殉近利者。頗持保護之說。政府拒之。使其說莫行。久之必弊而生害。微論其無所利矣。而民見小自營者。不暇察也。

法之通商。究於英者百餘年。嘗察理第八觀甚發之尼波羅（明宏治七年事）其船艦之數。自古言之。亦不宏矣。顧其國農業。則遜出英下。其法令於力田者。無所獨厚也。

案斯密氏所言於法人苛法之。則其時法政令之流極矣。於力田之民。苛備無所縱貸而已。烈錯稚敝民。不堪命。不然乾隆五十四年之大變。何由興乎。田賦名寡無定程。而勢豪神甫之田。則一切免租。田穀牛羊。必售其鄉。諸省地域。互禁。而農乃

瘉病。夫國家之立政行法。誠一出於公。則農工商三業之民。皆無所求於厚我政之獨厚於其業者。未有不愛而適等之也。國必於民有所損而後益之。民必於群有獨勞而後求助。無所損之。未嘗獨勞。何名而請益求助乎。

西班牙波陀噶爾二國接壤。而通商皆盛。其轉運多仰國貨船。獨械赴屬境。則本國者當是時二國之外屬最多而富厚。故其民重之。然其國無工業。少銷售之地產而農業尤荼鹵。國中之田荒廢者衆。蓋二國務遠利。而波陀噶爾民尤樂走海。歐洲走海之國。先於波陀噶爾者。獨義大里耳。義大里古羅馬開基國。其地農工商三業皆優。力田貴穀。成器遠售。而交通者廣。史家龜含丁尼言。察理第八未侵義時。其國雖山田犖确。其受耒與坦平原隰等。地處地中海三半島之正中。海綫綿亘。轉漕尤易。共主所都。梯航總至。此其所以利農事也。雖然以余觀之。龜含丁尼雖近世信史。其言義之農盛如彼。蓋未盡實。古義之農業。未必勝今英也。

國財必被諸地而後實。故國之以通商凡工富者。使積貲不注於田疇。則其富厚常

難恃而不可久也。鄙諺有之曰。商無定籍。此更事之言也。蓋長既厚。則其人趨利遷徙。如游牧者之廬居。徙則向之營功勤業者與俱。故財積而不被於地者。非其地之財也。必小之若宮室廄肆。大之若田疇溝洫。既閎既闢。夫而後其地爲有此財也。歐洲中古之世。有所謂漢糾亞商會者。迅十數地之商業而爲之。其隱賑動一時。即今過其故都。求前跡之少留。杳不復見。知者徙以十三十四兩稘之中。同時紀載所傳而已。義大里北部之民。多斥財以脩田業。則雖遇十六稘初載。與十五稘末年之內災。一時工商之業。掃地幾盡。而狠跋氏若吐斯鑿尼二部之富庶耕桑。至今猶無恙也。其他若伏闌德之遭虐於西班牙。數經兵戰。安都尉闕炭特布魯支之商業。一時盡去。然伏至今猶爲歐洲最饒極富沃田多稼之區。無他。工商之利易消。而畎畝之流難涸故耳。豪獾之奪。錢帛之多。經兵事輒亡。經暴政亦亡。獨至溝洫既脩。土疇浮游。民習勤苦。野有積儲者。其富厚常安而不可傾。非一二百年之暴征苛政。不至蕩然。此則徵見於羅馬解紐後之歐羅西部者也。